

瑞昌文學獎

第三屆

文學是生活的追記，
也是心靈的映照；
是情感的抒發，
也是藝術的昇華。
而其追記與映照，
或者抒發與昇華，
都在於作品的創造，
有了創造，
作品才能受到鑑賞，
作者的靈慧才能傳承久遠。
美和科技大學董事李健文醫師
衷心熱愛文學，
為了感念本校前董事長李瑞昌醫師
對美和的付出，
也為了提昇美和人的生活意境，
特捐款成立「瑞昌寫作基金會」。
第三屆文學獎由圖書館、
通識教育中心與文化事業發展系
共同籌辦「瑞昌文學獎」比賽，
鼓勵學生以創作方式，
相互分享文學的性靈，
從而提昇文學欣賞的能力。

第三屆 美和瑞昌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主辦單位：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
文化事業發展系

出版單位：瑞昌寫作基金會

2011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
LIBRARY, MEIHO UNIVERSITY

目次

小說	1
【小王子的一些回憶】 林銘仁	1
【威威】 許哲睿	15
【矛盾】 陳建安	41
【母親】 陳儒瑋	48
散文	52
【越南河粉扎肉包，思想起】 陳愛玲	52
【珍惜人身】 廖麗苓	54
【我是隻會說話的啞金魚】 劉純欣	57
【我的飲食記憶—紅龜粿】 莊玉華	59
現代詩	60
【食慾之夏】 方冠媛	60
【母親的風箏】 廖麗苓	61
【Like an Angel】 逢慕天	62
【女子與紅外衣】 林玉貴	63

【小王子的一些回憶】 林銘仁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說的是一種遺忘嗎？我不確定。

我的人生被一朵「玫瑰」詛咒了，沒有餘裕的空間留給自己。

我想騰空自己，用橡皮擦擦掉很多悲傷思緒，恢復一張紙似的純白。

我想清空自己，拔下氧氣管，停止過去的漫長，停止現在的眼淚，停止未來的絕望。

坐在長椅上，我看雨後的陽光一點一點在石磚上穿梭。一旁的小草被陽光照亮的露出溫暖的視線與禮貌的笑容，有別於剛剛那場冰冷的雨，那種不討喜的表情。

奢侈的午後，我閉起眼睛，用淚水去感受妹妹被殺害的心痛。我們曾經閉起眼睛，尋找六一二星球可遇不可求的幸福青鳥，如今，我能張開眼睛的日子也不多了。

剛滿二十歲，卻已經進入棺材的一半。

被檢查出肝癌第三期的時候，在乙大醫院裡，遇見年齡相差不遠的「小狐狸」，剛從學校畢業，就應徵上了乙大醫院，醫院把他分配到我這間病房，我們無話不談，從他的談吐，我能感覺他是有夢想，並不只是把一個得來不易的工作，當作餬口謀生的工具。

等待一個早上，終於盼到小狐狸巡房了，禮貌的向他點頭，輕聲說道：「我能跟你學鋼琴嗎？」

「好啊！我幫你跟醫生打個招呼就帶你去禮堂。」他爽快地回答，讓我一時放下寂寞。

在禮堂的一個下午，因為小狐狸的指導，我學會彈小蜜蜂和小星星。

親愛的玫瑰：

如果沒有遇見小狐狸，我只能是隻小鴉鴉，而不是你的小王子，因為小狐狸的出現，我才能在所剩不多的時間，再次感受活潑的生命力，你才能感受到我不同以前的那種快樂。親愛的玫瑰，你會因此恨我嗎？

今天媽媽接受完電視台採訪後，帶了白粥和一本泛黃的相簿，我們一邊享用一邊翻閱著相簿，一張張我和妹妹的合照，直到媽媽發現我憂鬱蒼白的面孔，面孔浮在暗黑的空洞像一張面具。她握起了我的手，但我沒有抬頭看她，媽媽忍著被情緒鼓漲的眼眶看著我，望的很深，一直在不捨我的病況。

我握住她的手，媽媽開口說：「兇手找到了，是你妹妹同學的爸爸。」

「朱瑜莉的爸爸？那個家裡開花店朱瑜莉的爸爸？」我驚訝。

「對…」媽媽點了頭，繼續說：「他是趁他女兒去接其他同學，將你妹妹性侵之後殺害，然後棄屍在深山。」媽媽的情緒有些壓抑，試圖掩飾她的心煩意亂，不忍再讓我陪著她承擔這份傷心難過。

我感覺到掌心冰涼的一滴水，以為是下雨了，但是雨沒有這麼惆悵，也沒有這樣沉重的哀愁的溫度。

「可憐的孩子，都怪媽媽生這種命給你們，我、我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阿！上蒼怎麼這麼狠心從我身邊奪走你們！上蒼阿～你、你怎麼這麼狠心阿……………」媽媽終於壓抑不住這些日子以來，一點一滴在在她胸口匯聚的悲痛，嚎嚎大哭了起來。

我和媽媽，陷在巨大的悲哀裡，我們知道任何語言都於事無補，見媽媽憔悴沮喪，我輕輕撫著她的背，她痛哭在我的肩上，許久許久，我感覺到她身體裡的無力與絕望，感覺她身心的某種痛，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安慰這樣的傷痛，我能做的只有，讓她感覺我現在還在她的身邊，讓她感覺到我的體溫，感覺得到我還能讓她依靠。

每次一發病，我的時間就和世界出現了斷層。就好像，每一天我的日子都快了兩到三天，譬如人們還在過星期三，我卻在問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新聞。到了隔天，前一天的我曾問過一件事，幾個小時過後，我又問了相同的問題。今天，我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好慢，總覺得是住院的這段時間，日子過的太空白了，才會覺得日曆上的數字將我置身事外，還好有好心的狐狸會留下紙條提醒我今天是星期幾，好讓我在我的記憶裡搜尋，連結那個我以為已經過了的星期天。

親愛的玫瑰：

你知道那種原本以為不見了，但其實沒有，那又為什麼心裡卻有一種「被偷走了什麼」的感覺，和現在我接受化療後感覺到世界很類似。

以為再也看不到星星，但其實已經烙印在記憶的窗口，可是記憶卻彷彿沒有神經般感覺不到任何一點亮光的感動，以為會穩穩拿住的茶杯，但誰知手滑了，杯子破碎了，身體不斷地問自己「怎麼會這樣呢？」。映入眼中的事情，是不是記憶就必須說服自己「確實是這樣沒錯！」，否則連自己都會質疑我們穿透了過去。

想問上天，我的世界除了癌細胞以外，有些事情是不能完全相信的嗎？還是我自己病的太過多疑了？

媽媽新買給我的筆記本被我一頁一頁撕開，手指感覺那些撕落紙張是那樣無助地墜落，任它著床撒在我的恐懼，絕望，呼吸，去感受那憂鬱藍調的心灰意冷在肌膚印上淺淺的疤，去嗅覺那童年殘留的泡泡澡溼氣起伏在我腦海的滋味。

曾聽人說，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學科練習題，有些人很早就把公式背的有如用內功燉煮蕃茄牛肉，有些人要經歷一些事情成長後才發現還要額外修心理犯罪的課程，也有些人在不知不覺中就開竅了，會向他人建議起人生道理，當然也有些人，直到最後都沒有找出答案，甚至直接在考試中睡起大頭覺來。

我不確定我自己的是否瀕臨死當邊緣了沒有，我總想試著去釐清「evil or live」這個問題，想知道命運會帶我到哪裡？挫折之間？吶喊之間？懷疑之間？徬徨之間？微笑之間？我試著咀嚼每一吋從腦子裡傳達出的碎片，或這個世界焊接在我心中的溫度，像拼圖一樣，拼湊出我想要，或內心冀望的那個樣子的未來。

我想，至少我會拿到六十分。

只是現在刺痛的胸口即將說出來的那句再見，帶著微微的熱度，彷彿還連繫著什麼？

還是算了吧…我不想去想煩惱了，其實…也沒有必要去想了。

想了，也不會解決。對吧？

其實我蠻感謝媽給我的筆記本，要我效法「一公升的眼淚」這部日本電影，把一些想法畫成文字書寫，但我每次都是在撕毀紙張在發洩情緒，幾乎到了讓人覺得浪費的地步，或是讓人感覺我是這個「點」(撕毀紙張在發洩情緒)的精神病患，筆記本唯一正規用處是，是小狐狸陪我玩「井字遊戲」或「賓果賓果」的遊戲。

這個晚上，不曉得為甚麼，忽然間想起了小狐狸跟我一起照顧過的老奶奶，因為

抵擋不過失去丈夫那股傷痛，而引起了阿茲海默症，我想那個當下，老奶奶的家人胸口鐵定炙熱得彷彿要將心臟燒成灰了吧。

為什麼人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辦法選擇「機會」或「命運」的紙卡，不能照著大富翁的遊戲方式嗎？上蒼掌管了我們的命運，祂曉得我們的存在及所有一切，我們卻不曉得祂的拿捏，祂控制著我們的決定及命運，我們會因為祂的控制力道的急迫給擊沉，誰能不輸給在我們行囊裡隨時甦醒的惡夢。

想著，想著，想著…，好多好多東西。想著住院半年來的時間，想著小狐狸說過的話，想著那個我沒能狠狠揍一頓那個殺害我妹妹的王八蛋，想著老奶奶笑我和小狐狸非常登對的慈祥表情，想著和高中死黨熱血過頭的所做的蠢事，想著我說過想要成為曲家瑞的得意門徒，想著這樣的其實在故作泰然的微笑著，害怕下一個清晨，等待我的是往事空尋留別景的離別雨季，想著這樣憂鬱的我不如找著一百、一千個微笑理由安慰自己，讓自己更堅強，讓我不要悲傷，不要隨便和自己訂下離別，想著想著…想著想著…想到天亮，又天黑。

「奶奶，我和小王子又來看妳了。今天還好嗎？」小狐狸說。

「奶奶，還記得我們嗎？我是小王子，他是小狐狸。我們昨天約好和你去喝下午茶喔。記得嗎？」我微笑地說道。

「你們兩個是誰呀？誰是你們奶奶，我這個年紀是做你們的兒子女兒，不要亂叫！」奶奶的表情有些不悅，起身往電視牆的方向走去。

「奶奶，不記得了嗎？」我也跟著奶奶移動，然後心疼的問道。

「都說不要亂叫我奶奶，小心我叫我媽修理你們！快走開！」直到奶奶作勢要打我們，我和小狐狸才停下腳步。

「好吧。梁萍小姐，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榮幸和你這位漂亮的小姐共進下午茶呢？」我展現了有如王子的典雅氣度，對奶奶說道。

「等等，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你們到底是誰呀？」奶奶覺得很疑惑，不停的打量我們。

「我們嗎？我們知道妳的是可多了，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們兩個來自六一二星球喔！」小狐狸開玩笑的回答。

儘管痛苦伴隨在我們左右，請試著讓聆聽你的歷史去迎接未知的人生風景。仰望天空，天空依然晴朗，呼吸依然律動。儘管無法得知的背後是否藏著烏雲，憧憬的未來，是相信的力量來源，是何等美妙的搖籃。居住美麗的城市的我完美，痛到將要破碎的心靈還保留我的名字，無法戰勝利刃的歲月，結成的果實可能並不是你盼望的甘甜，放棄你不該擁有的你的生活會變得更圓潤。梁萍奶奶這是妳告訴小王子的道理……

「謝謝你們每天都來陪我媽媽聊天散心，護理長都告訴我了，這是一點心意，請你們收下這個。」

「不了，梅阿姨，這怎麼好意思呢！」我說。

「哎呀，你們不收下嗎？這可是我老媽傳授給我的道地的眷村包子呢！」

「古早味耶！」小狐狸回答並向我使了眼神，意思要我大大方方收下吧！

「是呀！這可是傳承我外婆的口味呢！真的不收下嗎？」梅阿姨對著正陷入猶豫的我們再一次問道。

站在記憶的懸崖邊，我向下凝望發現在問號中疲憊的自己，看到冷冰的身軀和褪色的靈魂，任憑那一堆問號無情的撞擊，彷彿即將衍化成為遺失在真實世界中心的末日夕陽，我不為世俗留戀，我不為寶石般的明日而丟棄我的絕望，這是命運的邂逅，我的隕落是今生註定的劫數，因為被愛過，被記憶溫柔的撫摸過。

我在命運相繫的微笑中哭泣，在記憶塞滿問號的壁壘之前遇見我那深刻的愛戀，我的從前，如同豎起耳朵卻錯過煙火美麗的從前，現在的我，如同伸出雙手卻無法挽留的思念，我在命運的轉角回望，用殘留下的深情感受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寫下記憶被暗潮吞噬時的感受，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到頭來才發現，愛是一場即時雪，誰也沒記憶過誰。記憶不過是給歲月去預見下一個結局的中場時間，既而飛蛾撲火，並無他事。每個人都一樣。

這是梁萍奶奶日記第一頁的內容，我和小狐狸閱讀了之後，誰都無法心酸的浪濤穿越哀傷堤防，感嘆命運是如此兵荒馬亂。

「年輕人，你們有沒有我女兒的電話啊？我有一些話急著告訴我女兒。」奶奶著急的向我們詢問梅阿姨的電話號碼，慌張的表情有如迷路的候鳥，對於同伴的下落一無所知。

「梁萍奶奶，很抱歉，我們沒有妳女兒的電話，要不妳先告訴我們，我們遇到妳女兒在幫妳轉達，好嗎？」小狐狸試著安撫奶奶，牽起奶奶的手，打算帶她回病房休息。

「不行！我一定要當面跟我女兒說，怎麼可以告訴陌生人。」奶奶鬆開小狐狸的手，往護理長值班的櫃檯跑去。

你回去上帝身邊的那一天，天空微霧，像臉上沾了涼爽的雨水，一個適合全家出遊的日子。

這天，我不完全是悲傷的。

一開始，只有覺得下次再見的時候，一定是你發現我在玩捉迷藏的中途跑去買冰淇淋，然後，才著急的跑到雜貨店找尋我美麗的情影。

但一看見臉上總堆滿笑容的你，心裡就像那片灰色的海洋終待蟬鳴般，彷彿我就是那片綠蔭。

這樣的我，即使離別滲入，也能承受眼淚的重量。

因為我確信，說了再見，就一定會再見的。

下一個盛夏不眠惹蟬鳴的海洋，再見。

據梅阿姨說，某一年的清明，她帶著梁萍奶奶去給梅爺爺掃墓，失憶的梁萍奶奶當然不記得梅爺爺是誰，一直質問為什麼要帶她來看這個陌生人，梅阿姨解釋後，梁萍奶奶開始放聲大哭，嘶啞著梅爺爺的名字，哭喊著怎麼一句再見也沒說就走了，內心如千刀萬剮不斷呼喊著。

親愛的玫瑰：

我想你應該知道，關於有人向我告白然後獲得好人卡一張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因此吃醋，一個人呼吸無處躲雨的空氣。

即便觀念是正當的，還是無法割捨那株在我心園裡開出甜美花蕊，得給它披上黯淡淚水的薔薇，或許，這樣的結果是來自於我對你絕對癡心的責任吧。

害怕如果我給你的愛，不足以用真情抵擋那逐漸降溫的聖誕前夕，該怎麼辦？

因為你甚麼事情都是偷偷譜成一首我沒聽過的陌生旋律，哪怕是那些應該要說出受傷的感覺也都不坦率。

玫瑰，你知道嗎？我在瞭解自己是那麼愛你的時候，是抱持著怎樣的自尊，一邊想著用我全部的愛，好讓陪我乘著小船踏上光陰旅程的你，感受每一天都是情人節，一邊策劃每一場的開心派對，不讓你感覺有任何勉強，所以保持快樂有增無減的偽裝，一個不傳神，就傷了你嗎？

但，我還是選擇坦白，因為那個說好不背叛不隱瞞不欺騙的約定，因為那份該向你負責的責任感讓你傷心了嗎？總覺得你心裡不斷告訴自己「這是夢，快醒來！」，「夠了，不要再說了！」，「你這傢伙知不知道你再說什麼？！我不會分手的！」，一臉鎮靜的聽我說完。

在你壓抑不住淚水之後，那無助的眼神一直重複在腦海中播放著。

我知道自己實在太自私了，可是我好希望你繼續相信我是愛你的，好嗎？

如果你心裡有刺，把它轉移到我這裡來，不要一個人沉默，好嗎？

你說過的呀，愛情沒有一百分，只有五十分的兩個人。

所以，哪怕是難過得不想再看見我的模樣，也請讓我陪你感同身受。

你知道的，我唯一會的事情，只會很愛很愛很愛你。

一直生病，一直生病，一直不停的生病…嘔吐、發燒，肝無止盡的疼痛…，惱怒了我，討厭這種什麼都無法自己控制的狀況，對我這種什麼都不能掌握在手中的人來說，根本是身處在暗藏多重危險機關的宮殿，害我想起現在那放棄冬眠的黑蛇在胃裡亂竄和受不了黑蛇喧嘩的黃蜂，開始禦敵以外，什麼也不能做的我只能祈禱皮膚繼續呼吸，然後忽然覺得自己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依靠，想窩在他的身邊握緊我的手，親親我的臉，什麼人都好。

「你知道 No other 這首歌嗎？」小狐狸幫我量完體溫，確定我沒有再發燒，開口問道。

「沒什麼印象，誰的歌？」我故作不知回答。

「這是一首活在我心裡好甜好甜的歌，是一位哈韓的學姊介紹的歌，歌詞的意思

是獻給很重要的人的情歌，所以我一直想把這首歌送給生命裡某個誰。」小狐狸語氣開始曖昧起來。

「誰？我認識嗎？」那個當下，我就已經知道小狐狸說的人就是我。

「你一定也知道他的故事，不過那是外國的故事，而我們的相遇也很類似這個故事。但，不過我現在想把這首歌獻給他。為什麼給他我也不曉得，我瘋了吧，我想…現在，我把這首歌送給你。」小狐狸深情凝視，等待我的反應。

「天啊，我嚇一跳。為什麼是我？」我完全不敢正視小狐狸那充滿愛慕的眼神，趕緊轉身背對他。

「為什麼？我也不曉得，就說我瘋了。我想…要我解釋的話，你真的是歌裡頭所描述的那個我想守護的人，真的！」小狐狸邊說邊我的臉頰靠近。

親愛的小王子：

或許，在我眼中的你就像下著星期一的雨，即使對著彩虹祈禱，也觸碰不到你縮回的雙手。所以才有這麼多曖昧言行，起伏在彼此的心裡，只留一扇任憑對方想像的門窗。

終於說了出口，很想聽你說那些「我也喜歡你」、「我也覺得你不錯啦」之類的話，彷彿你說一遍，就是給這份邂逅一個溫柔的吻。

你會鬧著那些「要在意我喔」、「怎麼可以」的小脾氣，好像一隻發出寂寞呼救的貓咪，卻又會拿翹地故縱欲擒，故意放了明顯的誘餌，卻又不准我上鉤。

看著你需要當天取材才有歡笑的笑臉卻又生不了你的氣，或許你真的是我的剋星也說不定。

不過換個方向去想，這麼一來我也就不用去煩惱，掩飾我喜歡你的這件事情。因為我給你的愛就在這裡，在你我這片花園裡，你是令我著迷的花朵。我所需要做的，就只是趕走你的消極主義，和愛你。

RE：小狐狸

我以為，走到天空的彼端，彩虹的盡頭，在飛馬座的帶領下，就能走出這座玫瑰山莊，於是我踏上旅程，跋山涉水，抵達峰之巔，湖之央，在那裡遇見此生最美麗的風景。

但，幸福在不在這裡？我不斷思來想去，為何倚樓觀月的你我，下了階梯之後，我急著離你遠去，假裝耳聾不肯傾聽你的呼喊？難道這是一段只在餘光之間形成的愛情嗎？

當眼淚往下墜哀悼時，我才發現，並非幸福不再這裡或有愛卻無法成章。

而是，我未曾相信「明天過後」的存在，那些尚未被預見在人事地物以外的東西。

不相信的東西，又怎麼會存在呢？

若要說的話，我覺得自己活在早已習慣黑暗的閩城，這裡其實也有光景留連的時候，只是相較起來又比你所在的世界多出更多無人適應的冗長黑夜，這裡的氣候總是驟雨，連呼吸時都要帶著空氣清淨機，因為，這顆星球連心都都是冰冷的。

這並不表示我對你沒有任何感情。甚至，我或許對你的感情事實上比你愛我都要來得濃烈也說不定。我想只是不見思想，連對白和表情都是冰冷冷的，根本不敢去多表白些什麼。

試過在夢中與寒風共飲一杯溫暖的咖啡，卻想念著對方如果能在一起取暖那該有多好？

夢中相愛的兩個人，反而比在現實中相愛的兩個人還要顛簸、還要勞累，對吧？

那樣的夢境裡，只有眼淚才是溫馨的伴，一個足以解慰愁腸的夥伴。

你，是不是覺得我活在那樣的世界裡，難道，不想離開那樣的世界嗎？

曾經，在你告白之前的那段時光，在我還覺得這樣活著很幸福的時候，我覺得希望的門票不再一票難求，絕望的花朵突變結成相信的果實，然後懷著感謝上蒼讓我遇見你的時候，我曾經想過，可是，現在，我已經想出一個這就是對我們來說最好的答案了。

我很習慣，像這樣活在閩城裡，用剩下的時間讓你看見我還在這裡，多出來的另一半時間，躲進夢裡面，單方面地任憑思念咀嚼著我。

所以，我不孤獨，但很寂寞，因為我還有一朵愛著我卻不肯放棄傲慢的玫瑰。

連媽媽都問我：「聖誕夜沒有要和小狐狸出去嗎？」

這麼說來，這好像真的是從二十幾歲以來，我第一次待在醫院裡過聖誕夜後悔嗎？不會！這點我很確定。

只是，想著派對那頭的小狐狸開心地拆著禮物的笑臉，就不這麼覺得了。

寂寞嗎？或許，是有一點吧……

當身邊的每個人各自安排了各種活動，我只能笑著說：「Pass！」

相對著醫院這裡的我和病房認識朋友和護士的談笑，說真的，完全不掛念小狐狸是騙人的。

尤其，接著一封封朋友們的簡訊，難免還是會有些許的小小寂寞。例如：「今晚超high的，要是你也來玩那該有多好。」、「超好玩的派對，真可惜你沒來湊一腳。」、「親愛的小王子，聖誕快樂。」。

今天唯一high的活動，應該就是跟大家交換禮物抽到一串香蕉吧。（令人懷疑的是這個季節還有香蕉喔？！）

嘿，雖然這樣，但我還是無法掩飾孤單。

少了小狐狸的陪伴，就好像少了一些過節的氣氛，可怕的事，萬一這是我生命中最後一個聖誕節呢！

那～多不划算，對吧？

距離橫跨在我們之間，開始支解心型圈的形狀，像一座融化中的雨後彩虹，不可能橫越過去，更別說是飛鴿傳信，把彼此的心再一次溫習，那只會觸碰到對方的寂寞。但卻可能因為一封信如此地靠近，有種感覺到你心跳的錯覺。

一個多月來，熱絡暫時分開旅行的你我。

比起因為不夠坦白而增加另一個空間，於是決定暫時讓各自選擇兩個方向出走的我，多了些「我一點也不想這樣呀！為什麼要躲我？」的無奈，和「你喜歡我摟你的腰還是牽你的手啊！？」的期待。

這樣的我們究竟會在哪一天上演呢？

會在熙來人往的大街緊緊將彼此擁在懷裡，品味著對方再一次為愛瘋狂心動嗎？

還是會因為已經不能擁有習慣彼此在身邊的感覺，而漸行漸遠呢？

老實說，關於這件事我先聲明我確實想太多了。

因為我很想你，想把這樣的想法用任何方式傳達給你，就只是這樣而已。

Back, Back, Back to me。

倘若我死在弱冠年華，將最美好的自己留在愛我的人心中，會是什麼光景？

我常常這麼想，想著最後還記得身邊最美好的人事地物的我，縱使緊擁入懷最後在闔眼的時候僅剩一片蒼白的畫面。

聽起來彷彿是對現狀一切的眷戀，但其實我只是在自省，走到這兒的自己該有的都有了，要是還能每天做自己喜歡的事，陪著自己珍惜的人該有多好。我也知道自己的存在並不是偶然，總是會想改變必然的過去，想起當時某個決定要是在那時候不受寵，是不是人生也就不同了。

或許吧，但那也只是或許，畢竟人生誰也說不準會怎麼變化。

兩個不同的思想碰到一條歧路，不能把兩個思想帶到同一個城市去。

所以，我不想再去思考去想這種不會改變的事。

誰能知道，倘若當初的我真的背叛玫瑰到了小狐狸身邊，會不會有更好的人生，當初的我沒有遇見玫瑰，會不會成為另一種土壤，想了，對誰都不友善，不是嗎？

所以當我想著小狐狸的事情，只是很單純地以友誼萬歲的角度去想罷了。

我知道，我錯過一個讓我想起就會心痛的人，就像那些僅剩下來且不敢想像失去的寶物，花了好幾年畫上千張素描，聽了一遍又一遍依然耐人回味的歌曲。

終於瞭解到「花非花」其實是只個永遠期盼下一季花又紅的角落，在那角落裡，我說喜歡你，我說我愛你，太多太多聽起來其實很清楚卻又微弱的聲音，我的秘密擱淺在夢境裡。

就這樣死在弱冠年華吧！或許愛我的人回憶起我只會覺得可惜，我沒能看見，聽見，甚至挽留那一夜，我不想因為孤單而去轟炸別人的愛情，好像成全了自己鎖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裡，只在乎自己。

我忍住愛上你的衝動，所以不會刻意去得到你的迴響。

我想，那必定會是這一生最在意自己如何騙自己的一件事情，對吧。

親愛的玫瑰：

我把它當作是今晚讓你知道我對小狐狸有過好感的懲罰，關於現在心裡那股需要藉酒麻痺的激動。

尤其，看著你每一次恐慌地叮嚀我「回來吧！你是我盛開的理由！」的表情時，我知道，你心裡的不安是沸騰的，是比起表情所展露的恐慌還要多上很多很多倍的。

請別責怪我身邊的小狐狸，我為自己總是不夠安分的心感到慚愧。要是我也和你一樣，是個彼此專一的好人，那就好了。特別面對是你想要我回應「I swear」的時候，你對我傳達有多麼喜歡的時候，你非得我在你和小狐狸之間選擇的時候，那個當下，或許別人可以繼續當個偽君子，而我卻只會逃避。

會認為，又不見得就這樣跟對方在一起一輩子，也沒有不應該發生爭吵和不應該發生的冷戰。於是，以一種宛若隔岸觀火卻等待以火滅火消極的態度，冷淡地面對那些善意，繼續發生那些於事無補的事情，讓自己心裡產生「你真的要這樣對我嗎」，「這次別想我先低頭」之類的感覺，相互奉陪猜忌的攻心計，討厭對方到了分手收場的結局。

直到，發覺其實還是愛著對方，壓抑不住那些曾經，終究迷惑了心裡，甚至埋藏某種煎熬以寄生的方式靜靜潛游著，就像你告訴我的，「其實我都知道，小狐狸帶你吃了什麼好料理，去眷村找梅阿姨的時候還迷了路」，「我想說的不是你不能和他出去，只是你們太親密了」，還有「你還愛我嗎？如果你愛我，那怎麼會選擇讓我們的感情變得這麼難堪」，對不起，你從來沒有減少對我付出的愛，我竟然現在才知道我有多麼可惡。

這對愛著我卻感到鼻酸的你來說我實在太過份，我知道，我承認這種缺氧的想法實在自私。

可是我不能否認，當我想起有多愛小狐狸，多想跟小狐狸遠走高飛時，就無所謂

你有多悲苦了，我有多醜陋了。

你知道我的心意，卻無法將你的悲苦傳達給我，好讓我心裡是內疚的，是羞愧的，是心疼的。

所以，我是該罰的，現在胸口那有如被火焚燒的滋味，是罪有應得的。

又是那個尖銳的聲音驚醒了我。那種警報器的聲音，頻率很低，好像在無力的叫著。聲音持續不斷，持續有三十秒左右，突然身體湧入一股電流，使我的聽覺更專注。只是，我仍然躺臥著，聽著週邊有人交談詢問，有人哭喊我的名字。然後警報器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如此的節奏與頻率，好像傳達著更多危險與懸疑的訊號。

沒有多久，警報器停了，在黑暗的寂靜中，我微微的聽見妹妹的聲音，遠遠近近的聲音。

我終於徹底被吵醒，無法再睡，亮起床頭的燈，看一看鐘，是凌晨兩點不到。

親愛的玫瑰：

等你收到我的信，我已經前往西方。

也許你會在信中聞到眼淚的氣味，那是因為曾經你吐出一口「Love Disease」的呼吸，緊緊的寄生在我的心，讓我不孤單，讓我愛著你，漸漸在你懷裡死去的病，雖然有點痛，但你總用我夢寐以求的爽朗笑聲，看著我反覆說著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可是，我偶爾會誤會和找碴，說一些討厭言語讓你對我疲憊、傷心和難過，而你總是包容著我，比太陽更閃耀，比月亮更溫柔，比誰都要大的愛。

你曾說：我不喜歡你和小狐狸那麼親近。一步一步向我逼近，用彷彿烙印的親吻，又讓我變得一無四處。

我只能讓小狐狸的身影在我腦海模糊，閉起眼睛，深深吸一口氣，再深深呼一口氣，直到鼻腔裡都是你的芬芳。

玫瑰，愛情是什麼？是城堡裡最初和最後的結局嗎？

我留下眼淚，似乎在貪心著和小狐狸的相遇，我用力感覺，只感覺到比愛你更傷痛的心。

因為，我不想讓小狐狸有著難過回憶的小王子，殘忍的讓他愛上我。

我們分手吧。

如果你也跟著我來到西方，我會祈禱，你不要再遇到像我這樣的王子。

請你原諒我這麼卑鄙的離開你。

對不起，小王子。

【威威】 許哲睿

威威(we we)，是一個身高至少有 2.3 公尺，體重超過三百公斤的人造人，這體重還不算上她那片及全身的裝甲。

這沉重的負擔已經超越了四百公斤，
但這樣的體重下走起路來給人感覺卻很流暢，
不像是大象班沉重的踐踏，也絲毫沒有拖拖拉拉，
有著高度的協調性與靈活度，
妳甚至可以用優雅來形容他。
當你仰視著這種龐大卻結合著細膩的存在，
那種強大的氣場會讓你不由得低下頭，
它看起來活脫像是某種超越人類的文明外星生物。

「我猜是有實驗品跑出來了。」威威說，
他的嗓音有種受過戰爭洗禮般的迷人蒼桑。
戴瑞顛(顛此因同專)踢了一下躺在那邊穿著研究服的屍體說，

「我想也是……」

目前他們找到了三個通道，每一個都被鎖死了。

「就沒有手機之類的嗎？」威威問

「嚴格來說這裡無法使用手機，所以我們使用了另外一種通訊設備，稱為 D. BOY。」

「好，那你的 D. BOY 呢？」

「不能使用通訊系統……被封鎖了……」

「很好，我們又重新先陷入泥濘了……等等……戴瑞顛，你看一下。」

而就這威威似乎發現了什麼

「牆壁上的那個是什麼？」

「是什…哇噯…又一具屍體，好棒喔！他——」戴瑞顛用著自暴自棄的語調說：

「……黏在牆壁上面……畜牲……冷靜……我要冷靜……」

威威伸出手把它取下來，當他從牆壁拉下的時候乾掉的血肉剝落的感覺，他把屍體小心翼翼的放在地上。

剛剛沒有注意到，現在看起來比較明顯了，那個黏在牆上的傢伙——

全身穿著特種部隊在穿的那種服裝，臉上帶著像是防毒面罩的……看起來像是士兵般的人。

大概是威威自己太過龐大所以一時沒有注意到，這個士兵也比一般人壯碩許多的樣子。

威威蹲下來開始研究起那具屍體，

一邊翻一邊念念有詞的說：「對……是那個……」

「有什麼結論嗎？」

「你先看看這個。」威威扯下他的面罩。

「看什——喔靠！」他哀怨的嘆了口氣，「……可以不要這樣嗎？……」

「看出來了嗎？」

「對，他死的真的……很難看，七孔流血，而且整個臉扭曲變形……不太對……嚇死也不會弄成這樣……他的臉……」

他頓了下來，遲疑的說：

「這傢伙不是人類……等等……那是特種士兵……這樣的話……」

戴瑞顛從他的面罩抽出一個看起來像是晶片的玩意。

「那是？」

「為了事後研究跟分析用，士兵會安裝上攝影器材。」

「…類似行車紀錄器的玩意嗎？」

「對。」他把那個晶片裝回自己的 D. BOY 上。

「可以看嗎？」

「雖然不能通訊資料，不過……」他從似乎又從 D. BOY 上拆下些什麼，

「應該至少還可以讀檔跑影片……」

讓我們來看看發生過什麼……」

(檔案讀取中……)

(播放 Y/N)

Y

(影片載入中)

「這裡是哪裡？」她問，不過她很快的自己得出了答案，這裡是實驗室。

那個她拼命想要逃離且以為已經逃離的地方。

「家，你的家。」男人回答，「歡迎回來，莉卡。」

她重新打量目前的狀況，一個研究人員，還有一個拿著槍對準自己的士兵。槍口對準他的眉心，很快他會發現自己的舉動是絕對有必要的。

「……阿克萊呢？我的孩子呢？」她開口。

「我希望能——」

「回答我的問題」

「還不願意接受現實嗎？阿克來必須位他的選擇做出代價」

「你們把他殺了？」

「我們可沒有不時就把人殺死的本錢，這點你可以理解，不是嗎？」

「什……」

「至於你的孩子，你知道他的性別嗎？他是男孩，是個失敗品。」

他輕輕的搖搖頭，不過似乎對這個結果不感到意外，

「對於這個結果我表示遺憾，你們的血統差異太大，

你要明白即使你將自己轉化為人類的外型，但是要產下正常的孩子是需要很多調整的，就算是你，有著『聖杯』血統的——」

「你的孩子，我們慎重的解剖研究他，並且妥善的冷凍了。」

「……什麼……？」

「他只是個畸形兒，我們需要數據，為了——」

她不確定接下來那個男人還說了些什麼，只是覺得有一股黑色的扭曲的東西伴隨著一團硬血直衝腦門，漲的他頭微微發疼。

「就這麼想要力量嗎？」她冷冷的說。

「生氣了？我們想要更了解你，那身軀究竟還蘊藏著什麼未知的能量」

他笑的很和藹，「太多事情我們無法想像，不能想像的，就只好讓他變成現實。」

「……你不知道對你而言現實代表什麼。」

碰的一聲，

他剛剛身旁的士兵整個人飛出去，扭曲的黏在牆壁上。

「你是怎麼辦到的——」他驚訝的說，說來奇怪，當下那表情驚喜多於驚嚇。

「你揮了幾拳？三下？四下？」

那女孩甩下拳頭的血跡，

「七。」

「七？足足七下！母親的怒火真是令人讚嘆。

護子的狼連熊都會退讓呢！嗚——」

「護子的狼連熊都會退讓？」

那女孩掐起他的脖子，金色眼瞳散發出惡寒令人不寒而慄。

「這句話拿來當你臨死前的遺言不錯——」

※ ※

「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了，有一個雌性失控，瞬間殺死了一個特種兵，掐報一個研究人員的腦袋，開始大開殺戒。」

「大體上沒錯。」

「然後為了控制暴走，實驗室撤離。」

「嗯。」

「那你是怎麼近來的？」

「因為我根本就沒走……我昨晚睡在實驗室。

本來是由我的任務是把你叫醒後再帶你去找我的上司。

因為最近研究的壓力讓我失眠，吃藥之後警報聲什麼的根本吵不醒我。」他又打了個哈欠。

「無可厚非啦。」

「好一個……無可厚非。」威威說：「……聖杯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那語氣聽起來不是想要逃避問題，只是陳述事實。

當確定是實驗失控，威威就提議前往軍械室拿武器。

「看吧！我就跟你說這種地方一定鎖的死死的！」

戴瑞顛轉轉們把說：「現在怎麼辦？」

「這就是肌肉比腦袋好用的時候了。」

語畢他便把整個門扯下來。

之後威威又用蠻力拆開鐵櫃，拿了幾顆手榴彈便告退，他那比電視遙控板還要粗的手指一般槍支根本沒辦法讓她手指伸進去扣板機。

戴瑞顛則是拿著自動步槍。

「戴瑞顛……我就老實跟你說了，我不認為你拿著那個有幫助。」

「靠悲喔。」他想要帥氣的插上彈夾，但是很明顯它負荷不了槍支的重量，他的手正在顫抖。

「如果她真的過來的話你還是逃吧。」

「馬的，如果能的話我根本就不想拿槍！」他放棄了，把槍支放在地上，開啟 D. BOY 玩小遊戲。「……我們在等 2 個小時吧，真的還是沒有人救援我們在想辦法。」

「嗯。」

威威也坐在一旁，他回想剛剛看到的畫面，

那個女人說：我媽才不是那種怪物

電池已經不能讓剛剛的影片再重播一次，但是他自認沒有記錯，

那個女人確實這麼說的。

她又是什麼來頭？

雖然自己的身體也能夠輕易揍凹鐵板，

但是那女人的手臂搞不好都沒有自己的手指粗，

那已經不是“改造”那種程度的事情了，

她應該是某種看起來人形，

生理結構上卻與人類完全截然不同的生物。

那又跟自己有什麼區別嗎？

不知道。

威威也不是很懂自己究竟是什麼。

出生的事情根本一點印象都沒有，只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是——巨大的痛楚。

過了幾天，一開始令人難受的痙攣已經消失無蹤，

他的生活就是被叫醒接受測試，

跑步、肺活量、測試力量的磅數……還有——

跟「其他生物」互相殺戮。

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感觸呢？

他感到空虛，因為每次這樣子公式化的發展就像是必然，然後某一天終於遭遇好幾次都幾打不贏的對象，像是沒有意義的悲劇，並死去。

他感到寂寞，沒有一件事情是他可以理解的，自己的身體，所處的環境，完全陌

生，因為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交流，沒有人可以溝通。
她連睡眠的時間也被控制，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需要的時候就使用強力鎮靜劑讓他睡著。

自從他有記憶以來，他群就穿著裝甲，包括他的顏面。
那樣的生活怎麼可能不發瘋？

不，他很愉快。

那段時間的自己彷彿像頭野蠻的野生動物，卻令人無比喜悅。

性慾、食慾、睡眠慾、一個作為生物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他身上完全不曾造成陰影。

一個人終其一生能夠睡幾場讓自己滿意的好覺？

那種醒來時沒有一點勉強，那種飽足感，那種疲勞絕緣的感覺。

每當他從睡眠醒來時，他能感受自己體內那股蠢蠢欲動的滿載力量。

※ ※

一開始的時候他的敵人是不可一擊——

脆弱、軟弱、不管是肉體上還是意志上，

在面對他的時候輕易的害怕的味道散發出來，

那種近乎構不成危險得敵人跟滿是破綻的存在讓他出手的時候甚至有點遲疑。

久而久之，他開始從這種「活動」中尋找樂趣，像是以一擊斃命、盡量不要移動自己的雙腳、某種特定的死法，再這個活動當中給自己一些條件綁定，並從中得到滿足感。

從某一次開始，情況變得不太一樣。

第一次的苦戰。

他印象深刻，他很喜歡的那個「敵人」，雖然之後還有遭遇許多強者，
相較之下她真的並不強大，但是他真的讓威威印象深刻。

那個眼神。

威威已經習慣了他那獨特的身形給敵人的印象，那些目光通常是恐懼、憤怒、絕望。

那個注視不一樣，那是……

算計與衡量。

他不害怕嗎？不，他的眼神透露出，他也因為自己的生理優勢而些微的感到害怕，怎麼能不害怕！這個差距就像是國小生要面跟成年人互毆的差距！

但他沒有逃，威威至今遭遇過許多硬著頭皮面對他的對象，但是這個人連逃走的想法都沒有。

他甚至想要贏！

多麼令人欽佩的眼神啊！那份勇氣甚至讓威威喪失戰意，

他想要饒過這個人，他不介意榮譽感什麼的，他想要這份意念得以延續，他放鬆

了自己的身體，想要表達善意……

這瞬間，威威確實感受到了那個久違的——疼痛。

剛剛被？但是？剛剛？怎麼回事？

那種感覺，不是獠牙，也並非利爪，是撞擊？鈍器撞上來的感覺？

……是拳頭？

一直以來他的戰鬥維持在蠻荒的水準，

一個只仰賴力量與速度決定一切的世界，

此時他相當的震驚，他第一次感到技術的領域。

他很愉快就像是一個孩子得到新奇玩具般，他的戰意又重新恢復熱情！

對方不給他喘息的機會，他欺近他的懷內，發動一連串的攻擊！

他挨了很多下，很痛，

但是無所謂，那有痛比痛快重要的道理！

※ ※

他的敵人用著技術來抵抗力量與速度，這場戰鬥持續了很久。

最後威威贏了，他終究讓敵人從內部崩潰，技術沒辦法應付那無窮的體力，而他的攻擊使中做不到有效擊倒的威力，攻擊只能到「痛」的程度。

他一拳貫穿了他的腹腔，戰鬥結束了。

看著軟癱在自己手上的屍體，威威好難過，他的……他的內心再哀鳴。

「嗚嗚嗚嗚嗚嗚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發出淒厲的哭泣聲。

很喜歡這個敵人，小小的拳頭，小小的力量，那劣等的身體居然能夠抗衡到這種地步，這當中自己居然只能採取被動。

這當中他掙扎著、反抗著，

體力一點一點的流失，卻沒有一點也沒想認輸。

這可能是第二次出生後最接近愛的情感，這個過程中多次想要抓住對方，他多次因為失敗而感到懊惱，但也很快樂！或許他心裡希望這場追逐能夠永遠持續下去，也可求著勝利，這場他原本想認輸的戰鬥卻成為他對於勝利最為執著的一役。

勝利的手感卻無比空虛。

勝利意味著別離。

他是個可敬的對手，他真想為他留下點什麼，做點什麼。

他本能性的想要吃掉他的屍體，讓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然而當他想要把拎起屍體接觸嘴巴的時候，卻隔著一張面具。

他想要扯下自己的面具，但那光滑平面一點施力點都沒有。

嘗試了很久，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威威抱著他的屍體哭泣。

他第一次如此可望著「吃」，

不是因為肚子餓，而是因為「不想忘記」。

※ ※

那空曠的測試廳，那個人的屍體已經被清掉了，跟往常一樣。

這次醒來，什麼都沒有，沒有任何測試，沒有敵人，甚至連健康的感覺都沒有。

似乎只是想要讓他散心？

精神疲勞的後遺症依舊殘留在體內，那戰鬥後的悲傷還是無法舒緩。

每場戰鬥的結果都意味著別離。

但至少不想忘記，不想忘記那身影，其實也忘記不了，他撫摸著胸口閉上雙眼。

他在心中回想著那個人的身姿，

等到他回過神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正在空揮著拳，揣摩著那個人的姿勢。

回憶起那個人，他感到哀傷，但是——

像這樣子……像他這樣……模仿的話……稍稍得到了一點，安慰。

※ ※

而每當戰鬥結束之後，他都會得到「散心」的時間，

而他都將這段時間投注在學習不想忘記的人身上。

殺戮還是持續著，威威又遭遇很多敵人，

戰鬥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也不只是一對一，

有時候他的敵人是複數形式。

有些敵人的強大甚至超越了他，

有些勝利的結過甚至是因為運氣層面才能戰勝。

不會逃走的敵人越來越常見，

雙方僵持不下的戰況也變得普遍起來，他都覺得自己的成長已經瀕臨極限。

但是始終沒有一場那麼令他動容，後來的那些人都有與強大意志互相對應的身體，跟那個人不一樣，很弱小，但又很強大。

威威忽然弄懂了什麼，

或許自己的命運也會跟那個人一樣吧？

最後遭遇無法戰勝的強敵。

窮極技術的極限，或許他也會有這麼一天……

何妨？

曾有比自己若小得敵人戰在自己面前，並且直到最後沒有放棄。

那個弱小的身影在他目中已經神格化，威威崇拜著他，

他崇拜著那個比他自己還要弱小的神明，

並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樣的死法。

威威感到無比幸福。

※ ※

剝奪那幸福的是記憶回來的那一天。

如果往常一般他醒來，而不尋常的是過去的記憶卻回歸了，

那個還身為人類時的前世記憶。

即使記憶回來了，他的作息還是一樣，被叫醒，只有兩個可能：散心；或戰鬥。

他的生活步調並沒有改變，而對他而言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

自第二次出生至今過了多久？

不知道，但肯定沒有上輩子漫長，前世的記憶輕易的支配現有人格。

「我為什麼出現在這裡？」

「為什麼我的身體變得如此？」

「我的未來是什麼？」

沒有人回答他的答案。

有些問題，如果你不問，那些就彷彿問題不存在，

過去的自己也是如此，野生動物的他不曾感到寂寞，甚至不畏懼死亡。

更不會做惡夢。

※ ※

如果還有能力求饒，就沒資格求饒。

求饒，那種姿態是對於信仰的褻瀆，每當對手求饒他便會感到憤怒。

如今去變成最可怕的惡夢。

以前也不曾做惡夢，惡夢

夢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是求饒聲。

※ ※

好痛。

對手變強了嗎？並沒有，是自己變弱了，變的軟弱。

他從來沒想過原來智慧才是恐懼的源頭，

自從記憶回來之後，變得比以前更在意痛楚，這反而讓他的傷口增加的更多，

明明以前的自己連話都不會說，「犧牲」這個詞的發音對自己一點意義都沒有，

卻能忠實的實踐犧牲的本質。

即使犧牲掉手臂也要將敵人的頭扯下來的魄力現在已經灰飛煙散，在戰鬥中被恐

懼支配而閉上雙眼的多的次數不勝其數。

輸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死吧？

然而每當這個時候，那股睡眠味道的味道又會讓他闔上雙眼，再次張開之後又是

完好如初的身體。

精神，卻已經受到摧殘。

復活，死亡。

復活，死亡。

復活，死亡。

復活，死亡。

復活，死亡。

……

這裡不會是地獄還會是哪裡？

※ ※

是夢？

夢裡面的自己，維持人類的身體，還有著前世的嗓音。

他抬起頭來，看到另外一團巨大的人形的黑影。

是他。

「對不起……就這樣莫名其妙闖入了你的人生。」

那個黑影沒有回應。

「如果可以的話……真希望你能忘記我的存在……你做不到嗎？」

那黑影緩緩的搖頭。

「對不住阿……先是占據了你的身體……卻……我沒辦法了……我好累……我想要結束了……」

「你想要結束了？」他的聲音很粗，那是現在自己的聲音。

「我真的沒辦法……」他一邊搖著頭一邊說：「沒辦法阿……這樣到底有什麼意義？你沒有發覺嗎？那些怪物……一定有人跟我們一樣……他們……是人類……他們也都曾是人類……啊啊啊啊啊嗚……」哽咽。

沉默。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這樣子的生活……簡直就……就跟畜牲一樣啊……」

「就因為這樣……？有了我的記憶你看不出來嗎啊啊啊啊！我還以為你可以理解的阿！這樣隨隨便便抓來做實驗，被……像條狗一樣……」

「那跟以前的你有什麼區別嗎？」

那是，無比沉重的質問。

「什麼區別？你在說什麼白癡話……」他嚥下口水。

「……這裡不自由……」他繼續說。

那個黑色的人影緩緩的走了過來，毫不保留的散發出強烈的壓迫感。

他不禁後退。

「我的歲月結至目前為止去確實不自由，你呢？你自由嗎？」

「我……」

「你為了追求自由，你毫不畏懼的踏上充滿荊棘的道路，為此義無反顧。但是，我在你腦海裡回顧了許久，我只看到一個人類一生都弄不明白自己在追尋什麼。」

「你……」

「最後你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對象：『政府』，然後攻擊他們的黑暗面，挖掘出事實的真相。」

「夠了……」這個夢醒了。

「結果你只是挖掘出一堆沒必要的醜陋而已，然後呢，你以為只有說出來讓他家

知道，事情就會改變。但事情根本沒變。」

為什麼……為什麼這個夢還不趕快結束？

「現在的我們被研究者奴役，所以呢？人訓練狗，社會訓化人，按照你人生的結果，那人類一生也是畜牲。在高度發展的文明的名義之下，人類奴役了其他人類。這區別在哪裡？」

「……我……我很抱歉好嗎？這樣子借入你的人生！但是你以為我願意嗎！我希罕嗎！我就是沒辦法像你這樣開開心心認命的當條狗！」

「為什麼要道歉？你以為我在生氣？你以為我恨你？我只是想問問題。你的出現帶來大量的，我從未體驗過的資訊，這些我都很喜歡。」他歪著頭說：「可是我始終不能理解你的反應，不能理解你為什麼不能適應，你一直懷疑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為什麼會變成這種身體，難到前世的記憶還不能讓你了解一個道理：『即使得到真相也不能讓你自由？』嗎？」

「我……我……」眼淚滑落，「我沒有辦法像你這樣啊啊啊……」

「是嗎？還是你只是一直承受著自己空想出來的痛楚？」

「我……」

「還以為我是你夢裡的一部份？傲慢者？」

一陣詭異的光芒自黑影體內散發出來，接著空間產生了「震動」。

「什麼——」

「這下你真的要醒了。」

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 ※

「你已經醒了。」

他睜着眼睛看到的第一個是……那是，人類？

人類？

許久沒有看過人類他感到激動異常，所以等到那個人類開口的時候，他才發現有一座懸浮在半空中的大砲對準胸口。

「碰！」發出的不是一般的子彈，而是某種發出藍光的圓球，撞上威威胸膛的瞬間爆發出鏗鏘有力的聲響，強大力量讓他倒栽蔥的倒下，但是那股力量還是繼續作用並在他身上，那金屬的裝甲在地面刮出火花。

「反應能力的評比為差勁。」那個人類搖搖頭說：「倒下的姿勢很危險，該不會就這樣死了吧。」

威威馬上起身，他看的那個人類，他的身邊懸浮著各式各樣的槍械。

期中一把正是剛剛把自己轟飛的那把。

「哦，不簡單，抗打擊評比我給你『出眾』吧，這樣子測試可以得以繼續，就盡你的全力吧，擅長什麼通通施展開來，讓我來審核你的價值。」

他一邊做著暖身運動一邊說。

※ ※

十分鐘後，威威倒在地上維持一樣的姿勢。

「我不想跟你打了，結果已經出來了，你真的是個賠錢貨。」

懸浮在空中的槍降下來，緩緩的降在地上，那個人類不知道打哪來弄出一個箱子，將槍枝收納進去。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你的造價多少嗎？我們……」他驚訝的說：「你剛剛說話了？」

「我……究竟是什麼東西。」

沉默。

那個人類對這個回答趕到傻眼，他先是啞口無言，然後——

「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給你自我意識？」

他斜眼俾倪著威威，笑聲依舊不斷。

「……為什麼？」

「情況比我想像中的有趣……有什麼問題你就問吧！我現在心情很好。」

「我是誰？」

「呵呵……」他笑了，「好一個哲學家，躑躅於人生的意義被感煎熬。」

他嘖舌，「很遺憾，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做『威威（we we）』，其他的……」

「……你不知道？」

「對，我不知道。」他的笑意迅速消退下來，「還想問什麼？」

「……這裡是哪裡？」

「GD基地，當中的某個部門的實驗室，什麼部門我忘了，名字太常又太饒舌。」

「GD是？」

「嘿！你確定你要繼續問這些狗屁問題？提問的額度是有限的。」

「……你是誰？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是誰？」他又笑了，不太一樣的那種是……自嘲的笑容，

「我叫洛姆，是人造人，專職於『殲滅戰』，於今年三月因為誤殺民眾所以從前線遣返，至少書面報告上這樣這樣寫。目前的工作內容是……軍備測試人員。」他微笑著說，對於誤殺民眾這件事情沒有表現出任何不安，事實上，他看起來頗為很自豪。

「……人造人？」他看著那個人類，雖然髮色是詭異的白色，但是看起來毫無疑問是個人類，而且老實說，他的面貌跟體格水準都比大多數好上許多。

那是偏向中性的美麗，如果穿著女裝大概會被當作「帥氣的女孩子」、如果穿男裝就是「長像俊俏的男孩」吧。

身高也不高不低的，這傢伙到底是男是女？

「幹嘛？不行喔？我至少比你好看的多。」

「不……我沒有想要冒犯的意思……我很……羨慕你……」

一時氛圍尷尬到兩人都不知怎麼開口。

「不……我……算了吧……」他抿嘴看著威威，

「還有什麼問題嗎？」

※ ※

自從那天過了他們又進行了第三次測試。

威威的身高為 2.3 公尺，相較洛姆顯得嬌小，

但是他每次都能取勝，而且感覺都像是有餘力的樣子。

儘管如此，威威完全不在乎。

打完之後兩人才開始談天，

雖然原本事由威威提出問題，再由洛姆回答，

但事情很容易變成洛姆基於士兵的保密原則而不能回答，落的對話中強制中斷的結果。

在那之後，主客反轉，現在變成了洛姆提問，威威回答的，但是那些問題大多數連威威自己都不知道。

「你穿著那個是怎麼尿尿的？」

「我不知道。」

「沒吃。」

「怎麼可能？你的養分呢？難道是靠注射的嗎？」

「我不知道。」

「有什麼是你知道的啊！」

沒營養的對話。

不要緊，只要維持這份關係，威威覺得自己還有活下去的動力，這屈指可數，時間不到五分鐘的交流，現在已經成為他精神上的寄託。

※ ※

「今天，我們先來說話。」

洛姆的口氣很平淡，眼神卻很強烈。

這次不一樣，他開頭就開門見山的說「要說話」，而不是一砲發過來。

怎麼想都是前者好多了。

「好。」威威答應下來。

沉默。

「那個……」

「放心吧，這很快的。」

當然……威威擔心的不是這種問題，洛姆似乎以為威威覺得聊天是很煩了。

「你知道我是怎麼誤殺民眾嗎？」洛姆突然沒頭沒腦的說。

「我不知道。」威威當然曾經對這個問題感到疑惑，他不懂這麼一個超越人類的存在，能犯下錯誤的情境是什麼？

但是那畢竟不是什麼可以正大光明詢問的問題。

「或許……是因為有人希望我這麼做。」

「……什麼？」

「一直以來，我以為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戰鬥的……」

他慢慢的說：「為了多數人犧牲多少數人是必須的，更不用說那些不是人的傢伙了，這是不可避免的衝突。」

……什麼跟什麼阿？

「但是，不太對，我一直以為，我是因為這麼覺得……我是靠我自己的判斷……所以我才會這麼做。」

他搖著頭，「可是不對……你覺得呢？」

「我不知道你想問什麼……但是我知道戰爭會合理化很多事物。」

「是阿……戰爭……」他微笑的說。

「對啦，萬惡的戰爭？」威威帶著開玩笑的語氣說，

「所以你覺得呢？誰是對的誰又是錯的呢？」

「我……」他那俊俏的臉龐凹陷了下去。

「你怎麼了……」

他預計看到的是洛姆苦笑的样子，

誰知道那句話說完他的嘴角坍方了，那股陰沉的感覺就好像——

他看著他背後一口氣懸浮了數十把槍械，驚人的數量讓他不由得聯想到「死」。

「威威。」

「你現在事有什麼困難啊！」

「誰對誰錯根本就不重要……」

「如果你還想延續那個話題就給我把槍乖乖收好！」

「對我而言……」他的語調一點情感也沒有；如果真要說有什麼的話，那也只有公事公辦的冷漠。

「命令就是我的一切了。」

※※

「快點，醒來，快點。」

有人正輕輕拍著他的臉頰。

「是……你……我怎麼會……又是夢？」

他張開雙眼，又是那個黑影人，他一點驚訝的表情都沒有。

「嗯，你剛剛挨了好幾下砲擊然後昏了過去。」

「砲擊……那麼……」

「我把意識的時間拉長了，現在我們可以好好談談。」

「意識的時間拉長？」

「對，但事情沒有改變。」那黑影點點頭說：「洛姆還在外面，拿著槍準備給我們致命一擊，不過不會馬上殺過來，他需要一點時間沉澱他的心情啊。」

「沉澱？」

「因為他把你當成朋友。」

「朋友……嗎？」他奇怪著看的那個黑影。「你想要做什麼？」

「是的，你問到核心問題了。」他先是淺淺的微笑，然後認同的點點頭。

「我想要讓我們倆合而為一。」

「好。」

「是的，你一定會感到憤怒……因為……什麼？你接受了？我是說……我還以為需要很久的時間溝通才可以讓你接受呢……」

「……但是我有幾個問題……」

「可是，只要我們何而一體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啊，你想要的答案只需要自己想，自然就會知道——」

「拜託你了。」他什麼都不做，只是低下頭來。

「……夠了，把頭抬起來，別表現的像個奴隸，說吧，反正我們還有時間。」

「……我想要問的是，為什麼是選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呢？」

「好，我來解釋一下，其實自從你來之後很少會發現我的存在，應該說你確實感受到我的記憶、過去發生的一切，但是心智卻好像不見了。

你大概以為我被你併吞了吧——」

「但是並沒有。」

「確實沒有！那我到底在幹嘛？」那黑影提高語調。

「解析你，還有這個身體。」

「解析……我跟……身體？可是怎麼可能？我們能分開思考？」

「是阿！怎麼可能！」他停了一會，才繼續說：「『思考』這檔事，應該只有腦辦得到才對啊，而這種東西一個身體應該只有一個才對啊？不過實際上……反正我們就事有辦法同時獨立思考。」黑影聳聳肩。

「雖然我也覺得難以理解，時寄發生後卻很容易接受，總之我繼續思考。」

「思考？」

「對於這個身體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雖然我還是不知道原理是什麼，但是我已經逐漸摸透某些效應。」

他摸摸下巴，

「光是為了描述那些，我就需要創造新名詞出來再解釋到你懂，所以還是等到五們和體之後再說吧，那並不是語言可以輕易解釋的東西。不光是肉體還有周遭的一切，我都在思考。譬如說：我們帶著面具沒錯吧？」

「恩。」

「而且是密不通風的面具，可是我們還是在呼吸沒錯吧？到底是哪來的空氣打進來讓我們吸啊？」

「你知道？」

「我不知道！」他笑著說。「我想的樂都我就發現我不知到的更多！在你糾結搞憂鬱的時候，我正忙著處理大量的資訊，重複的『回顧』你的一生，解析這個身體，分析有的沒的，而且我不知道如果我們『合而為一』，我還可以這樣獨立出一個意志繼續調查嗎？你覺得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也不知道阿。當我們變成了『我』，還能有這種餘裕嗎？」

「……所以這就是你為什麼現在才……？」

「對，其實你要知道，之前你慘敗的時候我就想過要跟你合體了，可是——」
他激動的說：「該死……那個時候我才剛回顧玩你的一生耶。」

我還有好多事想思索你懂嗎？可是你當時又表現的這麼渣，我一直擔心你該不會就這樣死了吧？」

「你真的該擔心……」

「固然如此我還是放任你自己，所以想像一下你會知道，當第一次死亡發生的時候，我當時有多傻眼，這種感覺就像是——太過珍惜使用絕招，結果還沒放就死掉了。」

「可是我沒死，怎麼會？」

「對，你沒死。我想應該我們應該是珍貴的實驗品吧。」

他聳聳肩。

「而第二次死亡降臨的時候，我沒有這麼荒了，第三次、第四次，我開始是為常態。」

「所以你就在一旁看著我死了又活？活了又死？」

「反正你沒死，至少目前還沒有，在之後時候我就有一個預感，我必須準備好可能會發生的一切，所以你第一次具體的感受到我的存在。」

「就是那個時候的——」

「對，那不只是夢，傲慢者。」他說。

「之後我跟洛姆見面了，你們開始沒有什麼內涵的對談。那些都先跳過不談，看樣子眼下他真的是要取我們的命了，所以我才會這時才說要合體。」

「我懂了……謝謝你……」

「不會，那——」

「最後一個問題……只有這個……」

「當然，你問吧。」他以為黑影會表現出一個不耐煩的態度，可是卻沒有。

「你……一直在一旁觀看我的人生。」

「不要說觀看了，那種說法太疏離了，我還親自體驗了好幾遍呢……」

他仔細盯著黑影，探視著。

「你……有什麼感想？」

「你的一生？」黑影說。

「從人類的記憶到到現在。」他篤定的說。

聽到這個問題後，那黑影慢慢趨向自己，他以為自己會退縮，去發現自己去野外的想要這個問題的答案。

「你的……人生啊。」那黑影抓住他的雙肩，剛剛輕佻的態度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比嚴肅的神情。

※※

「一開始覺得很漫長，人類的一生真是漫長，我自出生到了現在了不起幾百天吧。但是……以一個人類來說，一個十歲的壽命，相當於三千六百五十天的孩子

死去都還算是早夭……」

「我也跟你一樣，體驗著……你所體驗過的快樂……當然也有哀傷。」

「當這一切畫上句點的時候，我覺得……人的一生真是短暫的……非常的……」
那黑影的首親暈的撫摸過他的臉頰。

「……很短……悲傷的過去也好、痛苦的過去也好，發生得這一切，我都很喜歡……我不想要忘記。」

「不想忘記？……」他的雙眼變的迷亂，嗓音顫抖著。

「你受了很多苦，你出生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裡，你回神就發現被關在一個無法脫下的盔甲裡，宛如金屬的靈柩，然後陌生怪物攻擊你，而且戰鬥彷彿不會中止而永遠持續。」

他驚訝的重重點點頭，眼角泛著淚光。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願意聽自己說話的人，卻又——」黑影沒有繼續說下去，只是嘆了口氣。

「現在……你所承擔痛苦跟折磨，已經不需要自己一個人承擔了，我會幫你分擔的。」黑影緊緊抱著他，在他耳邊輕輕的說：「你已經不再孤獨，我會永遠陪在你身邊。這就是你想要的，對不對？」

※※

「之後想做些什麼？」洛姆攤在地上說。

「誰知道，但是我還想繼續延續我的人生，或許這將會增添一點機率讓我離開這狹窄的世界吧。也許有機會也跟你一樣上前線去看看？」

「去前線？」他笑了，咳著血。

「那可是條死路。」

「死路也不要緊，只要路上有好風景。」威威淡淡的說：「洛姆，我發誓我絕對不會忘記你。」

「呸！」他笑得無比燦然的死去。

=====

「——幹，電力不足無法開啟應用程式。」

戴瑞顛無奈的從地上爬起。

「不行了，我們在這裡等多久了？」

「兩小十二時三分。」

「我們走。」

「你要我們主動去找他？」

「很奇怪，真的很奇怪，看樣子，不只是這裡，這區以外的實驗室也出了問題。防守是基於有後援下的對策，事到如今已經不能期待後援，光靠防禦是無法打倒敵人的，只好把重點放在公及上。況且——」

「況且？」

「那女人肚子餓大不了吃屍體，我也可以吃緊急存糧，而且在工作之於吃點東西在這裡是很普及的興趣，所以抽屜拉開隨便都是零食。」

他翻一翻一個抽屜，然後拿出一包健康養生紅麴餅乾。「重點是你，我不知道該怎麼補充你的營養。」

「……理論上我也可以靠吃東西攝取營養，只要能脫下這個盔甲。」

「很遺憾我沒有那樣的知識與技術。」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脫嗎……所以如果一直都沒人來……我就會活活餓死？」

「……與其讓你飢餓狀態下遭遇敵人，不然趁現在將其找出來挑戰。」

「有道理……不過……等一下。」

「有東西靠近了嗎？」

「有血腥味。」

「你聞？」剛剛的相處的白爛氣氛煙消雲散。

「等到我叫你跑，你就往後衝，不管發生什麼事，絕對不要回頭，也絕對不要跌倒。」威威抬起手繼續說下去：「如果你跌倒了就咬舌自盡吧，不要讓你哭爹叫娘的喪氣哀號影響我。」

「我可以掩護你……」他打算扛起剛剛放在地上的步槍。

「雖然我不想傷害你的心靈，但是老實說，我不認為那會有什麼差別。你準備要跑了嗎？」

「可惡……」他嚥下一口口水，他把槍踢到一旁他深呼吸，強迫自己的雙腳不要顫抖。「我準備好了！」

「那就跑！」

他看著戴瑞顛頭也不回的往後衝刺。

威威調整自己得氣息，下一秒，那個殺死研究員的女人便出現在他眼前，衣服灑滿了血痕。

「哦？真是了不起，明明看起來什麼都不知道，去迅速的掌握了重點，看得出來——準備好要為主人犧牲嗎？」

「雖然我長的這幅又魁大隻的德性，但是我是很支持文明的解決方式的，希望你——他侃侃而談，其實只是想隨便扯點話，卻沒想過對方願意真的聽他說話。」

「你會說話……？」

她震驚的說。

「哦，你這個反應讓我想到洛特？你認識洛特嗎？那你——」

此時，那個女人背後漂浮著大量槍械，目前大概也有三十把吧，那個數量看得令人頭皮發麻。

「……看得出你們有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

※※

數把槍械同時噴發出子彈。

威威當機立斷撞破右牆，閃進房間內。

「你以為你閃得了一輩子嗎？」

「我也很擔憂這個問題。」他又迅速的重心跳回原點，右手的指節夾著已經沒有保險蕭的手榴彈！「所以我決定這麼做。」而且威威也不做趴下動作繼續衝鋒。

「呸！」她控制著槍械搶在手榴彈還沒爆炸之前，就被光束溶解，高熱讓炸藥提早爆炸，但是少了金屬外殼的飛濺，只有焚風手榴彈根本不足為懼！

這段時間威威的加速度已經達到了一百公尺十秒的速度逼近，轉眼間就將兩人拉近到剩下五秒的距離。

她遙控著超過全數槍口對準威威。

還有五秒的距離？輕而易舉！

這個瞬間，她才發現威威奔跑的姿勢不太自然——

「發現了嗎，傻女人？」

威威的左手還藏著手榴彈！

出手快不如出手早！威威就像已經預知未來般向前飛撲，子彈從他頭上掠過，而他順勢將手榴彈往地上拋去，兩顆手榴彈不規則在地上彈跳著。

該死！

該死！

該死！

該死！

該死！

該死！

該死！

太過驚慌還是太過難以預測呢？她開的槍並沒有成功攔截它。

一個棒球選手或許能打中一顆時速 160 公里的直球；

但改成打中一顆時速 100km 的變化球又是另一回事了。

由其實好球帶無比遼闊的時候。

是的，手榴彈的傷敵範圍有多少？少說十五公尺都有可能受到傷害；那手榴彈死亡範圍有多少？少說八公尺內的敵人都可以因此而死。

他們倆之間相距幾公尺？

不會超過五公尺。

「現在我可以說是隨便丟可以進好球帶啊。」

這種爆炸對穿著厚重裝甲的威威來說，這種程度的爆炸頂多流下刮痕，但是對他並不是這麼簡單可以無視傷害的。

※※

「碰！」手榴彈爆炸開來！火藥造成的焚風和金屬碎片四驅八方的彈射，碎片直接插滿她的全身！頭部、手臂、身體、雙腳，全身都受到傷害。

那無疑會是致命的——如果是常人的話。

做為超越人類的存在，她同樣有著可怕的恢復能力，那些碎片很快的從她體內排出，除了衣服變得破破爛爛之外，又是一副嶄新的身體。

「你以為就這樣結束了嗎？」那女人說。

正常來說，看到了這違反自然定律的再生能力肯定會感到驚愕的停止動作，可是他看到的去是勁害早已繃緊了身體，早就站立在她面前。

他從剛剛就沒想過手榴彈爆破後就停止攻擊。

「因為，我不認為這樣就會結束。」他踏出的是跟剛剛截然不同的步伐，瀟灑著危險的氣魄，擺出了揮拳姿勢。「所以，就要結束了。」

她嚇出一身冷汗，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做出防禦。

準備接住預想中的衝擊，

卻——遲遲沒有襲來？

什麼？她心想。

原來在最後的那一瞬間，威威踩下了剎車。

接著她看到這個 2.3 公尺的怪物弓起身子，將自己的身形壓縮到 160 公分以下，踏進她的懷裡。

對一個這輩子都再遭遇比自己高大對手的人來說，她從來沒想過會遭遇這種戰鬥方針。

更沒有想過會承受這樣的一擊。

※※

她身形很嬌小，

但是她是位輕鬆的用徒手將一名精壯男子毆打致死的敵人。

那麼，雖然看不出來，她肯定有著相當程度的肌耐力。

面對這樣的敵人還有太多未知因素，威威不打算將戰線拉長，他要一口氣結束掉。威威的一生很短暫，但是幾乎他活著的時候都在作戰。

他並沒有武器，一直都是徒手戰鬥著。

自從與那個人戰鬥後，他就一直磨練幾的技術，單純的氣力、然後追求重心，穩固的下盤、速度的認定、角度的刁鑽、要害的狙擊、時間的掌握、欺敵的技巧，甚至是氣、還有呼吸。

不變的事實是，不管怎麼樣，打擊形式武術都有著同樣的性質，必須仰賴著地面，藉著對地面的反作用力躍起。

都必須仰賴的，就是施力面。

利用將力量施力於大地的斜面，再藉由反作用力帶動全身的肌肉。

也就是說，必須仰賴地面的支撐。

或許她能承受正面的一擊。

那麼，如果面對將自己由下往上的力量呢？

會有效果吧，大概，問題是對手是一個一秒七拳的傢伙，敏捷度肯定也超乎想像。不過利用手榴彈，應該可以造成兩秒左右的空檔吧。

※※

對威威來說，兩秒就夠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期時說來很簡單，一句話就能形容了，超級上鉤拳。

威威猛然的踹下地面，當威威的腳著地的同時一時間連她都感受到地面的震動與凹陷。

那拳由下往上的搗入她的胸腔，她的整排肋骨全數斷裂，破碎的肋骨繼續往內

推，直接插進心臟、神經叢等重要部位，強力的擠壓讓她心臟瓣膜被撐破，肺臟崩潰塌陷。

下一秒她已經在天上飛。

她的後腦勺狠狠的撞上天花板，顱內產生位移，漂浮在脊髓液體的腦部持續移動，腦部先是撞上顱骨，前腦受損，然後作用力反彈，在傷及後腦。

其實說來很簡單，一句話就能形容了，超級腦震盪。

最後，她中於墜落下來，撞在地面上，伴隨著毛骨悚然的破裂聲。

威威慢慢的走到她的身邊，剛剛那個踩地的力道太強，至今他的腳還在發麻。

他就這樣一拐一拐的走到她身邊，看著那漂亮的面容已經完全被毀容，然後——二話不說踩碎她的膝蓋。

正當他想要踩碎她另外一邊膝蓋的時候，威威聽到了她那為微弱的哀鳴還有細碎的執念。

「我要殺了你們……」

威威冷冷的說：

「我們倆都知道，那不會成真的。」

※※

救難人員抵達現場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破砸成肉泥的女人，還有一個穿著厚重裝甲的巨人。

※※

「本來依該是戴瑞顯帶你過來的，不過……算了，反正結果才是重點，雖然延遲了許多，我們總算還是見面了。」

他是個其貌不揚的中年人，鬢角斑白皮膚表面已經隱約開始有老人斑的前兆。

「我的名字叫做梵安·沃里克。WE 部門的主任，同時也是你之所以存在的重要企畫者。」

「你的職位是？」威威說。

「我現在是活體管理人員。」

「那我想很多問題可以從你這裡得到答案，『活體管理人員。』」

「說。」

「我還以為第一個你問的是自己的身世。」

他笑了。

「難到聖杯跟我的身世無關？」

「不完全是如此。」當他從懷裡拿出雪茄時，威威就會知道這是個很長的故事。

「讓我想想該怎麼開始……這故事有點超現實。」

點燃，他吸了一口，又慢慢吐出。

「很久很久以前……人們發現一隻黑山羊，然後跟牠性交——」

「你剛剛說什麼？」

「有人跟山羊性交？」

「古時候的水手出海在外停泊可不像是現代，一出開就是長期的旅程，出海在外

船上沒有女人，他們會藉由動物來洩慾。」

「繼續說……」

「人獸交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萬年前……」之後他無奈的乾笑，「按照那個時候文化脈絡這沒什麼，重點在下面，那隻黑山羊懷孕了。」

「懷孕？」

「人類跟山羊完全截然不同物種，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可是發生了，兩個月後母羊產下的是人類，雖然水手們覺得很詫異，還是撫養了他，命名為泰可。」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就像事有人按下快轉鍵，那個孩子幾小時內便學會站立，而且出生不需要食用流質食物。就算是育兒白痴也看的出這孩子不尋常。」

「一年內發育完成，並且學會作為水手的一切，他甚至還靠自修學會數學跟天文學，所謂天才就是指如此的人吧。」

「這種才能反而讓其他船員感到害怕，中於在某一天下手將他推入海中。」

「泰可活了下來，老實說他之後的人生生活很不錯，他在陸地呈為了有權有勢的人，追求者無數，但是他本人面對這些像是沒有欲望的神職人員，私底下人們風聲不斷，想著他該不會是性向還是那方面問題吧。」

「是因為孩子吧……」威威說。

「對，他很害怕孩子像他，他當然知道自已的生長歷程不太正常。當他事業做越做越大，有個人推薦他買個孩子。」

「買個孩子？」

「是阿，有人利用她母親做生意：只需藥一年的時間就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而且還不局限於任何領域，只要好好利用這一點這可是筆大生意。」

「一想到自己的弟弟、妹妹遭受這種遭遇，便激發了強烈的情感，可喜可賀，最後他中於找到源頭，他剿滅了那些人，並找出他的母親（一頭黑山羊），在不斷懷孕下衰弱不已，他拯救了她的母親，還有其他孩子。」

「之後泰可做了一件事，結婚生子，他知道要是自己不正常這件事情暴露在那個迷信的時代他很有可能為此而死，但是他還是想要與相愛的人有孩子。」

「孩子卻很正常，而且資質平庸。大家都議論紛紛的說這孩子完全不像他父親，但是這個結果讓泰可鬆了口氣。」

「泰可孩子大了，也覺得他自己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但是母親還是活著，宛如歲月不曾在『牠』身上留下痕跡。」

「為了預防之後可能發生的一切，他成立了一個祕密結社，一個宗教來用來保護自己的母親。牠被當作代表神明的標的物，被崇拜著，『不朽不死的黑山羊。』」

「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發生問題，這個宗教從新興宗教變成古老宗教，不是這麼的廣為人知，但是這也讓他迴避了許多宗教戰爭，因為他更像是一種精神，一種類似飲水思源的精神，一直到世界大戰的發生。」

「征服者看到崇拜黑山羊時後恥笑著當地民眾的愚蠢，他們帶走了黑山羊當做戰利品。」

「在做生物檢驗的時候，科學家們，也就是老前輩們發現這頭黑山羊的存在打破

了他們的常識。

「他們馬上意識到這隻山羊的珍貴，但是不敢大動作，怕傷到這個獨一無二的研究材料。」

「隨著生物工程的進步，我們終於能做到複製了，我們用各種方式是複製了黑山羊，有等同能力的子嗣，雖然弱化了一點，但是結果令人振奮，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黑山羊呢？我們用高科技凍結封印了起來，在那之後，我們一直用著複製品做實驗，我們稱為那些複製品為『聖杯』。這次你殺死的就是期中一位，命名為『莉卡』的聖杯，保留人類外形去有著黑山羊特性的聖杯。」他丟掉手上早就熄滅的雪茄。

「……為什麼叫做『聖杯』？」威威問。

「很簡單，杯子暗喻容器，也就是子宮，杯子裡面裝什麼東西？精液。

黑山羊最為顯著的效果是，牠能生出優良的孩子。

所以當我們得到『聖杯』後，我們最常利用來做生殖實驗。」

「能跟我多說說莉卡的事情嗎？洛姆呢？」

「我知道你看了那段影片，有人激怒聖杯然後反而被殺死，請不要以為我們把虐待聖杯當成有趣的瘋狂科學家，那是子虛烏有的指控，他的存在是獨立事件，是個走火入魔的瘋子。」

「一個研究小組分配到聖杯是一件至高無上的榮譽與壓力，這義衛著這個研究小組受到高度期待。有不少人在獲得這樣的全義後毅然決然的否決掉了，聖杯只是個複製品，但棋聖杯造價不斐。當然，更多人是想爭取到聖杯，這個競爭的過程很容易出現一些新制偏差的神經病。」

「這個故事可以很簡單，一個叫做阿克萊的研究人員愛上莉卡，然後逃出去，又被抓回來，得知孩子死去的消息失控後就開始濫殺人，然後偶然遭遇了你。」

「這是小一點的版本，並不太能完整的解說洛姆的來歷，雖然年紀看起來不像，不過他是莉卡的孩子。」

「那大一點的版本是什麼？」

「這會牽扯許多東西。」他苦笑，又點起一根雪茄。

「簡單的說，我們所隸屬的國家在打仗。這是場苦戰，我們科技水準比他們高，物資比他們雄厚，但是他們的人口是我們的好擠被，而且平均年齡 25 歲。」

他訕笑：「呵呵，我們是 52 歲，剛好相反。」

從人口結構來看：「這是場野蠻的年輕人，和睿智的老年人間的戰爭。

我說真的，他們的識字率還不到三成。」

「總之，我們需要更多士兵，所以我們需有『東西』幫我們打仗。」

「所以你們讓人造人上場。」

「對，」他又吸了口雪茄，「但是一般人造人很貴，我們不能花個幾萬塊殺一個人，這樣我們肯定會先垮台。」

「……聖杯？」威威突然想通了。

「就算是凡人的遺傳子，也能誕生強大的後代，『聖杯』就是我們的答案。我們消滅了一些東西，他們的生長激素並不夠充足，所以身高受限，體型不男不女，也沒有生殖能力，但你也看到了，他們纖細的手臂即使折斷一個人的大腿也綽綽有餘，他們每一個都能在裸視的情況下及沙一公里以外的人，我們代稱為『聖杯騎士』。」

「當然，每個雇用殺手的人之道要預防殺手的叛變，所以我們在他們的腦袋放置晶片，給他們堅固的價值觀。」

「實施的戰果很棒。平均花五塊多就能殺死一個人。」

「但是，『聖杯騎士』有缺點，應該說晶片有缺點，死腦筋，一旦陷入情感上的死胡同，就很容易自尋死路。」

「自尋死路？」

「洛姆當時自認為自己做出的適合的判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是當他知道這一切的犧牲，最後居然又因為一場意外的發生而化為烏有的時候，腦內的認知錯誤發生了。」

「他錯亂了，最後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平等又沒道理的世界，死亡如此毫無道理的突然出現，又奪走性命，他想要抗命跟晶片的設定兩個衝突下燒壞了他的腦袋，他中就還是自尋死路了不是嗎？居然膽敢挑戰你。」

「……我也是聖杯騎士嗎？」

「你是來自黑羊完全不同體系的存在，這樣從你的名字解釋起，你知道威威這個名字代表的意思嗎？首先你必須知道你的名字怎麼拼。」

「呃……WEWE（威威）？」

「完全正確！那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第一個 WE 是縮寫，意思是 Weapon（兵器）第二個 WE 呢，還是 we，意思是『我們』。」

※※

「於是你的計劃定下來了，威威（WEWE）。多心共體。」

「不要誤會，我要說的不是多重人格那種玩意，重點在於你可以同時思考，就像一個團隊。」

「什麼意思？」威威問。

「很簡單的道理，三個人效率比一個人差。

你可以這樣理解，你身上比別人還要多腦袋。」他慢慢的說：「事實上，多很多。」

「我……」

「我知道你打倒莉卡的方法了，這意味著：

你可以同時計算手榴彈引信爆炸的時間，你可以同時關切對方的情緒，同時注意上方槍口的角度，你可以同時控制自己跑步的速度，你可以同時計算步伐的，你甚至有多餘的新力同時用言語挑釁、打擊敵人，我還錯過什麼？這一切從計劃成形到實際上實施之間的時間你花了幾秒？」

「我不知道……可能兩秒？」

「兩秒？顯然你沒有盡全力。」他用鼻子噴氣說：

「洛姆的案例讓我們更相信，人類的指揮官根本就無法發揮『聖杯騎士』的能力，而且失敗的指令讓他們困惑到想自盡。」

他皺著眉頭說，不過只有一下子，

「既然有了超越人類水準的士兵，我們也需要一個超乎人類水準的將軍。」

「……繼續說。」

「但是我們應該要把你雕塑成什麼樣的人格？悲天憫人？冷酷無情？我們知道不能讓你太正經否則長期的戰爭下會讓你的精神崩潰，戰術也會失去彈性，但也不能讓你成為輕易對現況妥協的將軍。經過漫長的討論，我們最後一致的認為就讓你『自然的』發展吧。」

「野生動物會抱怨這個世界不公平嗎？我們不認為會，我們意識到只要給你環境我們根本就不要介入去教育，只要讓你從出生就將世界的殘酷性是為理所當然及可。」

「不久後你成功了習慣殺戮，穩定下來後我們相信可以進行下一個階段了，最中的核心測試開始了。」

「我們在你身上放置另外一個意識，一個飽受痛苦與折磨、背叛與絕望的靈魂。這是一個關鍵，我們相信只有這不成功了，那這就是我們的勝利了！」

我們成功了不是嗎？

「現在的你不管面對多麼殘酷的世界，你也能把持自我這種東西？」

「你是說……那根本不是我的前世？」

他用著柔和的語氣鞠躬說：

「生日快樂，長官。慶祝我們的勝利。」

※※

「嗚哇哇哇啊啊啊啊啊啊！」

「漢特先生，你沒事——」

數名手持槍械的民兵闖進房間裡，而他們看到的是——

一個身高覆蓋著裝甲超越兩米的巨人！

「他當然沒事，除了站時使不上力之外，我保證絕對沒問題。」

巨人慢條斯理的說。

「生化改造人！」他們馬上舉起步槍——

「我沒有話跟你們講。」那個巨人淡淡的說，一股說不上的魄力震懾讓在場所有人沸騰的熱血瞬間冷卻下來。

「漢特先生，我們需要單獨談談。」

「……」

「希望你不要覺得發窘或是不好意思，你的人不敢衝上來不是因為他們的懦弱，而是結構上的問題。」

「……你們都下去。」

「……是。」

「我希望你們可以當做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守著這四周，別讓任何人進來，就說你們的漢特先生有事情要忙，我再說一次，接下來不管發生什麼都不要進來。」

「你……」

「照他說的做！」

「……是。」他們關上門走出去。

「這真是太好了，漢特先生，能跟通情達理的人對談始終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你似乎很討厭我——」

「我討厭你？沒錯！」

我們是從母親體內生出來的！我們是靠母乳一滴滴扶養長大的！我們是用最原始的方法被製造出來的！我們很脆弱！我們很容易受傷！我們會哭泣！但是讓我們引以為傲的，就是這些傷痕！你們這群沒有榮譽感被人類豢養的畜生！」

「恩，那你認為這場戰爭誰會贏誰會輸呢？」

「……只是來這裡做這種事情嗎？」

你以為殺了我事情就會結束？我們依舊會贏！」

「你們會贏的根據是什麼？」

「物資上面我們不是你們對手，但是那並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跟有限的物資相比人的精神是無限的！

必勝的信念跟覺悟才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我真是嚇到了……享譽國際的民族英雄……你的見識程度超乎想像的低。」

「什麼！」

「你們會贏。」那個巨人大方的承認。

「……你……你說什麼？」

「當然不是你剛剛說的那種白吃理由。」

獲勝的理由你可以自己慢慢想，我想要告訴的是，

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我保證你的人民沒有樂見那種勝利。」

「說明白點。」

「你那徹底交戰直到最後的主張會讓對手想要跟你同歸於盡，當我們的人發現投降沒有意義，他們就會跟你拼命。」

「……這種毫無道理的——咦？」說是這麼說，但是他內心發虛。

然而那個巨人，早已經沒有了蹤影。

※※

尾聲

「你跑出來幹嘛？莫提？」

「長官？」跟其他人造人一樣，他也是不男不女的身體，

比較不同的是他那把大的誇張的狙擊槍。

「你是……爆人頭爆多了，也想被體驗爆頭看看嗎？」

「不是的，長官。我只是弄不懂……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他指著其中一個屍體，那個屍體是呈現跪拜的樣子。

「不像是求饒，可是實際上又沒有幫助，為什麼她要維持這個姿勢死去？」

「喔，那是他的信仰。」

「信仰？」

「人類的一生會遭遇各式各樣的無常，為此，他們希望能夠找出亙古不變的東西，讓自己去相信。做好事會上天堂，做壞事會下地獄。」

「那是真的嗎？長官？」他低著頭說，那模樣不像是殺死超過百人的狙擊手。

「我不知道，但是，人希望自己有改善的餘地，即使那是虛無飄渺又毫無根據的東西。」威威溫柔的摸她的頭。

「……我們為什麼出現在這裡呢？長官。」

威威繼續撫摸一陣子，他才說：「來做我們想做的事情罷了，莫提。」

「……長官。」

「三十秒後歸隊，士兵！」

威威的抽回自己的手，轉身離去。

「……是，長官。」

「大聲點！我聽不見！」

「是！長官！」

像是要祛除自己的疑惑般，他大聲的回應。

（完）

【矛盾】 陳建安

在一個最動盪不安的年代，曾經有過一個傳說。
傳說，世界上有一把最銳利的矛，一個最堅強的盾。
但是，武林中人卻知道，厲害不是那凡鐵，而是那使用者。

沒有人問過，這矛與盾的對決會是什麼結局。
因為那矛與盾的使用者是一對少年夫妻。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正來歷，只知道操弄矛的侍丈夫，貝爾，而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師妹，陳靜。
其他的都是，傳說。

樹蔭下，貝爾倚著大樹，興致勃勃的看著剛剛請打鐵失特製的矛，這可是花費了他整個錦囊內的銀子所打造出來的。

「你再做什麼？」陳靜出其不意的從樹後冒出來，好奇的看著貝爾手上的矛。

「我再想。」貝爾笑笑，輕輕的拍了陳靜的頭。

「嗚。」陳靜眯了眯眼睛，在貝爾腳旁坐下。「想什麼呢？」

「恩。」貝爾不答，點了點頭。「就這麼做吧。」然後突然開口說道

「什麼？」，陳靜愣了一下，氣股股的說：「你到底在想什麼啦？」

「抱歉。」貝爾歉然，然後整枝黝黑的長矛遞給陳靜。「你拿看看。」

陳靜站了起來，將之接過，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師傅說，矛雖然是屬於重、長型兵器的一種，但使用起來必須要夠凌厲、迅速、輕快，本來你已經是天下最強的用矛者，但現在這樣……」

「一定有辦法克服的。」貝爾取回長矛，這是把與市上的長矛都不同，通體都是純鐵煉出來的，但是重量卻非常的恐怖，與用矛的訣全然不搭。

藍天白雲下，上映著無恥的圍攻。

還有超過三十名的侍衛立著，渾身霸氣傲視，殺氣從他身上不斷向四周散去。

陳靜挺著雙盾，保護著自己與良人。

最強的矛與盾，一負責攻擊，一負責防禦。

「我不清楚你們攻擊我們的意圖是什麼。」貝爾冷冷的盯住其中一名看四頭領的侍衛。

「什麼都不說就突然偷襲，然後又一票人就這麼殺過來，很沒格調。」

陳靜微怒，雖然在她的保護下，貝爾並未受傷，但是她的體力漸不夠了，接下來可能會拖累貝爾。

「我只能說，他們運氣不好，聖上喜歡別人有資格掛上【最強】，那應該只屬於九五之尊。」

「皇帝為了這種理由，想要我兩口子的命？」貝爾大怒，身上的殺氣突然再度暴增，朝附近的敵人逼去。

「請你們安息吧。」帶頭侍衛殘忍的微笑，不想多說似的揮了揮手，讓手下群起而攻。

陳靜的體力越來越差，貝爾身上不斷掛彩，而戰鬥經驗豐富的侍衛更是專注攻擊陳靜，讓貝爾手忙腳落，破綻陡然大增。

「喝！！！」貝爾雙手持矛尾端，將矛在自己與陳靜身旁大大的畫了個圓圈，建立起短暫的絕對領域。

看著暫時退開的敵人，陳靜喘的很厲害，低聲說：「爾，你殺出去吧，以後替我報酬，我幫你殿後。」

「你知道嗎？」貝爾嘴角露出溫柔的淺笑「我為什麼要鍛這把重的要命的笨傢伙。」

「所謂最強的矛，只擁有最強大的攻擊。最強的盾，則只是最強的防禦。」

貝爾無視一旁虎視眈眈的侍衛群，甜蜜的看著自己的妻子。「你我的聯手，可以彌補。但是，卻不能殺盡這群小人。」

「你只要負責笑給我，其他都交給我。」語畢，他將陳靜抱住，輕輕的一吻後，打暈，擲向一旁大樹樹梢。

「你們，有辦法跨越這條界線嗎？」

貝爾一手執擲著矛頭，一手擲著矛尾，側身將矛頭指著侍衛群，他阻擋了敵人前往大樹的行徑。

一夫當關。

「……慢。」頭領手一壓，其他侍衛也不敢輕易上前，他凝視著這號稱天下第一矛的男子，心中有種不詳的預感，全身寒毛豎起，雖然看似全身都是破綻，但又似乎不是那麼簡單，尤其是貝爾身上散發出來的自信……。

「成旅，你先上。」頭領對他左手的粗壯侍衛下令，粗壯侍衛點點頭

「是。」從懷中掏出兩把匕首。

俗話說，一寸短一寸險。又，長兵器雖然在攻擊上面佔有最強大的威力，但防禦性不足。然，矛最大的弱點，在於近身。

「請賜教。」成履抱住雙拳，隨即展開架式。

「哼。」若是日常，貝爾會很高興有人向自己挑戰，今日卻不。「鷹犬走狗，卑鄙下流，你不怕死就上吧。」

成旅雙眼利芒一閃，身形一動，兩任收斂不見蹤跡……。

他的雙手各藏了一鐵護壁，只要貝爾的矛掃過來，他就能將之擋住，順利進入貝爾的破綻。

然而……

貝爾左手一推，本質矛頭的右手變成在矛尾，矛頭已經穿透了成旅身體。

一甩，矛又回到手上。

成旅到死前，還是不知道，這武器怎麼能這麼的迅速，其速度已經遠超過自己的

反射神經？

然後，頹然。

「下一個。」成旅的血從毛上緩緩滴下，貝爾的神色不為所動。

頭領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他尚未從那迅捷無比的一刺中回神。

「頭子，讓我兩兄弟上。」在他背後的兩個雙胞胎兄弟，屈身上前，低聲說。

頭領臉上憐憫一閃而逝，不發一兩點點頭

他知道，這對兄弟將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迎戰對方那天下第一矛。

即使如此，他還是讓他們行動。

兩兄弟相對的笑了笑，各掏出一把短刀。

「是你？還是我？」兩人異口同聲的說。

「隨緣吧，剩下的，要好好活著。」然後再度，異口同聲。

兩兄弟隊望一眼，同時竄了過去。

兩個舞起短刀，狠狠的瞪著貝爾，他們將立下大功，但也會，損失一個手足。

「哼。」貝爾眼中也閃過了一絲悲哀，但卻不會動搖他的信念。

鐵矛，穿透了大哥的胸膛，但弟弟卻安全的進入了貝爾的破綻區。

貝爾的矛所設下的領域，被侵犯了。旁觀侍衛一陣歡迎，連頭領都露出了微笑。

侵犯者紅著眼睛，抱著狂爆殺意揮出一刀。貝爾雙腳一蹬，身體一轉，區區躲開了這奪命的一刀，不過，大家都知道這只是開始，弟弟的攻擊才要開始源源不絕的逼死貝爾。

又是一刀，貝爾也依然躲開，唯一的差別是矛回到貝爾手上，也施展不開吧，貝爾，你的頭，我要了。

第三刀，最後一刀，揮出。

然後，短刀飛離弟弟的手，弟弟的頭也橫向飛離自己的身體。

貝爾像個魔術師似的，出神如畫的宰了入侵自己破綻領域的敵人。

「下一個。」貝爾就像什麼事都沒有，非常平淡的說著。

頭領不由自主的開始發抖，如果長兵器的弱點完全不適用於貝爾身上的話，那她的弱點到底是在哪裡？

更慘的是，他並沒有看清楚，到底弟弟是怎麼死在電光石火中的？

斬？刺？擊？切？裂？

沒有……

「沒有人可以沒有弱點，除了最強之外。」貝爾淡淡的說，恰恰說入了頭領心中。

「怪物!!!」已經有數名侍衛忍受不住這種窒息的感覺，各自抄起趁手的武器，圍了上去。

「聖上交代的任務不能失敗……！」頭領強自壓抑住自己內心中的驚恐，強迫自己在貝爾長矛張牙無爪下，找尋制勝的一絲光束。

然後，他發現了一點。在進入貝爾的領域之後，本當沒有防禦能力的貝爾，卻能拿矛身去擋格所有的奪命之擊……這是沒有道理的？除非……他的矛是通體全鐵！？

那怎麼能如此迅捷？那樣的重量又怎麼能……不沒有什麼不能的，因為他是最強，在別人身上或許不能，在他身上必定可以。

「大家一起上！」她低身悶喝，即使被餌將破綻消除，但畢竟他還是只有一把矛，同時攻擊他卻是會奏效的，至多兩敗俱傷，反正若是辦不到皇上所交待的工作，回去也是領死。

貝爾，在真正的血戰前，溫柔的看了一眼樹梢上的佳人，露出最甜蜜的微笑。

夕陽是血紅的，血紅的光，照射在滿地血紅，分不清楚寫是夕陽。

風疾，若鳴，如哭如訴，像是在為誰悲泣。

數十具屍體，穿著侍衛福，躺在地上。

有一具屍體，被釘在大樹上，被矛穿透。

「靜，我愛你。」屍體不遠的樹皮上，用血寫著。「僅僅是最銳利的矛，最堅硬的盾都是不夠的。最銳利的矛，如果不懂的防禦，總會斷。最堅強的盾，如果不懂的攻擊，總會裂。」

「殺光這批為財為權而來的，還會有下一批，圍有殺掉該死的狗皇帝，我們才能安穩一點，你等著，等著我們再次見面的那一天，相信我，我永遠愛你。」

貝爾在樹上，頭領的屍體不遠處寫著。

陳靜，哭著笑。

一年後，陳靜持著同樣特製的盾，進入了京城。

她的盾，輕了，但是邊緣卻非常的銳利。

殺戮違反她的本性，但是，她卻願意位了摯愛，讓雙手染上血腥。

她低調的在城中探索打聽，一則打聽貝爾的消息，一則探索皇帝何時何地出現，有什麼可以暗殺或擊殺。

貝爾的消息不聞，卻恰巧得如，後天皇帝會去祭拜祖先。

陳靜到了先皇侍，細心的觀察地形，找到了最能在閃電般攻擊後，閃電般測退的完美殺地點。

心靈特別的寧靜，血液全身流動，甚至有錯覺，流道頓上。

一年的特訓，讓她全方面的能力回復到頂端之外，更有了突破。

陳靜也切確的看懂了貝爾的流言。

只等……後天。

皇帝的確是世界上權勢最大的人，奢華的絲毫不客氣，身旁的護衛像是螞蟻似的，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出手。

不過有例外。

在供奉先祖列公的陵墓內，只有最親近的皇親國戚可以進入。

根據打聽來的情報，多半是皇帝，皇后，公主，駙馬，太子，太妃，六人。

陵墓也設有許多防護，但是對陳靜來說，要潛入，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陵墓很大，大的很無用，無用到連要暗殺都很難找到適合的地方，不過總是還有的。

她靜靜的等著，腦中也帶有一點點的自豪……貝爾，我也是能比你快達到的。

然後，六人魚貫的入內，門闔上，逐漸靠近陳靜的殺戮範圍。

到，了。

陳靜猶若速箭，電射而去，盾，將要染上血，帝王之血。

本當一切順利，但卻出現了另一道黑彩，重擊在奪命的盾上。

陳靜踉蹌落下，快速調息呼吸與血氣，然，卻無法呼吸。

阻撓他的，是，久違的貝爾。

「你……？」陳靜腦中混亂，無法思考。

「好久不見，靜。」貝爾複雜的眼神，讓陳靜什麼都看不出來，甚至連貝爾熟悉的微笑，都找不到。

「相公，她就是天下第一的盾手否？」斯文而氣質高貴的公主，輕輕的說……太子與太妃皺起眉頭，看了皇帝一眼。

一句相公，重重的即在陳靜心上……難怪他可以進來這應該只有皇親國戚可以進來的地方。

皇帝霸氣的開口：「哼，你就是那個什麼什麼什麼的阿。」什麼阿？

「哼，憑你也可以什麼什麼的那個什麼！？」到底是什麼阿？

「哼！貝爾駙馬！把她什麼什麼！！」

「父皇……您……」公主微微吃驚，她的溫婉，體貼到貝爾的心情。

「那個什麼什麼，我就是要你能隨時動武，才准許你貼身攜帶你的矛，你不會那麼什麼什麼吧？」

「……」貝爾冷冷的看了皇上一眼，一抖了手上純金的矛，轉向對著陳靜：「靜，動手吧。」

「呵呵……」陳靜哀戚的笑，渾身無力：「你不愛我了嗎？你愛的是她嗎？你愛手上的黃金嗎？你真的……」泫然哭泣。

「來吧，你難道想死在這裡嗎？」貝爾無情的說。

「好阿，那就讓你來殺吧。」陳靜看起來完全不想抵抗。

「那個什麼什麼，她要讓你殺你就殺掉她阿！獨占天下第二沒什麼不好！」皇帝不厭其煩的囉唆，還很無恥的將天下第一降為第二。

「哼。」

貝爾連續四段刺擊，重擊在陳靜無力的盾上，卻也是心上。

「我殺了師父。」貝爾突然說道，陳靜本來已經失去生命力的眼神卻又亮起……被怒火燒起。

「為了要迎娶公主，為了要向聖上表明心跡，其實我也很想一矛宰了你，可是我始終很想看看你那把盾到底能到什麼樣的境界。」

「……你現在可以看了！！！」陳靜怒火直衝腦袋，揮出一盾。

一盾，想割開過去感情的，強大威力。

「哼。」貝爾的通體黃金矛，重重的飛擊在頓上。

「矛與盾如果都到達極致，勝敗，就在於心。」貝爾頭也不回的走向公主身邊，輕輕的摟著公主。

「那個什……」皇帝又要發怒似的，但卻被公主的嬌嗔打斷：「父皇！！！」

「好，好，好，那個什麼什麼，三天後，別忘記，別想跑。」

陳靜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再次張開眼，陵墓已經沒人了。

陳靜心中充滿了憤恨，暗暗立誓必會殺了他，那個負心，無情的貝爾。

貝爾的心情五味雜陳，看著依然嵌在樹上的通體鐵矛卻不見白骨，他嘆了一口氣，將之拔出。

摸了摸樹皮，數婆上還有自己的血所留下來的字。

「哎……」又是一聲長嘆。

「嘆氣什麼？嘆氣浪費了很多年在我身旁嗎？」陳靜冷冷的聲音傳來，很明顯她已經將心身調整到最佳狀態。

「你來了。」貝爾苦笑說著

「我為什麼不來？你認為我會逃嗎？」陳靜針鋒相對

「我……」「廢話少說，戰就戰。」貝爾本想說什麼，但卻被陳靜打斷。

「好吧。」貝爾默然。

當年初見的情景、戀上對方的情景、一次次的血戰互助，一切一切美好的情景……掠過兩人眼前。

最銳利的矛，最堅強的盾，對決。

淡，矛卻成守勢，盾反而主攻。

時間像是停止了，鳥兒不飛，雲兒不動，草兒不晃，葉兒不搖……然後，就結束了。

盾，深深的埋入貝爾懷中，矛，卻被貝爾在接戰的一瞬間，拋往天際。

「你……？」貝爾倒在陳靜身上，陳靜迷惘無助的抱住他。

「矛與盾如果都達極致，勝敗，就在於心。我沒有心，輸給了你。」

貝爾溫柔的微笑浮現在嘴角。

「我不懂……」陳靜哽咽，淚水在眼眶打轉。

「去年，我殺了那群侍衛，但也受了重傷，我本以為不會好了。」他輕輕的說著：

「所以我決定去暗殺狗皇帝。」

「但是我卻失敗了，雖然沒再受傷，但卻讓舊傷復發，然而，公主卻救了我。」

「甚至不介意我是暗殺他父親的人。」

「我虧欠她，但是她卻不介意。然後，他父親卻逼婚，逼她與一個討人厭的貴族結婚。於是，她央求我，讓我的【天下第一】，去交換，成為他父親的手下。」

「她知道我不愛她，可是還是對我很好很好……可是我心中始終都只有一個人……」貝爾的聲音越來越低，陳靜的眼淚已經不受控制，潸然。

「我沒有殺師父，我沒有……」貝爾的心跳躍越來越慢，臉色越來越白，聲音越來越低……「我想睡了……」

陳靜哭著，不停的搖頭。

「你只要負責笑給我看看……其他都交給我……笑吧……我的摯愛……我永遠愛你……」

貝爾去了，最銳利的矛，斷了。

陳靜，笑著哭。

她心死了，最堅強的盾，裂了。

最銳利矛，對上最堅強的盾，下場是，兩者皆粉碎。

請珍惜身邊的人，相信身邊的人，永遠愛著身邊的人。

【母親】 陳儒瑋

春天的早晨，就像一朵寧靜的白雲，輕鬆又優雅。一大早，催醒我的視窗台上那一陣陣的蘭花香。

該起床了！今兒個是假日呢！做些什麼好呢？

是了，尋覓一季的隱密，是個不錯的選擇

信手拿起背袋，我悠閒的往山間直去

山溪點綴著孟春的甦醒……落英逐波浮沉，散香隨風飄逸。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我把自己裝點成詩人，陶陶然沉醉再畫意當中。

尋尋覓覓，隨著峽谷的蜿蜒，迤邐前行。不覺來到一個陌生的鄉間，歇腳之時，發覺囊袋空空如也。這才知道，一路的奇花異草、珍禽好鳥、幽泉怪石吸引了我全副的精神。啊！路行遠翬，連摘採的慾念也拋諸九霄雲外了。

正詫異間，忽然瞧見遠不遠處的西邊坐著一名老太太，比手畫腳，自演自賞。對著溪水，時而嗔目吼罵，時而嘻聲不止，瘋言瘋語模樣很是奇怪。

因為不是熟悉的人，我也沒有投注特殊的注意，未料，老太太突然對我做了一個斜視，好一個鎮定而深奧的斜視，雖然只是那麼短短的一瞬，卻引起我千百種臆測。

老人看了我一眼，隨即起身往溪流上游走去，仍舊指天比地語無倫次。不一會兒功夫，突然傾身往河中一歪，看似下水嬉戲，哪知竟四腳一蹬，溺在裡頭了，我連忙拔腿趕上，撈起死命掙扎的老太太。

見她一身癱軟，頹然躺在溪邊，要找到她家，恐怕得費一番力氣，看看小溪上方有一處村落，還是先上去再說吧！

背上她，這才知道，我竟然連一名如柴般的老人都扛不動，兩身嶙峋瘦骨，就這樣三搖四擺徐徐晃到村旁道路上來。

正當我氣喘如牛，準備將重擔放置地上，只見迎面來了一輛時尚的敞篷車，車上有一對像似夫婦的男女，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男孩懷裡抱著一隻紅貴賓

當車子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男孩突然探頭大叫「阿嬤！」，貴賓狗也跟著汪汪汪吠

車子繼續向前開去，翻滾的黃沙掩蓋了我倆，老人並沒有甦醒，我繼續背起她往村中走去

心中一股疑雲再心頭孳生——這老嫗像一個謎，瘋態畢露的她，怎會沉溺溪中無人聞問，那個大叫阿嬤卻未停車的小男孩又是怎麼回事？我朝被後看了一眼，不禁對自己擠出一絲苦笑

村莊到了，村門口的雜貨店前頭，坐了好一些人，榕樹下的老人也不少，喝茶的、聊天的、玩老鼠牌的……，我的出現顯然嚇到了他們，眾人圍攏過來，長短話頭議聲不止

「阿嬤怎麼了？又掉進溪裡了？」大家異口同聲

「這個阿嬤嘴裡一直碎碎念，在我眼前滑進村邊的小溪裡，我救起她的時候就不醒人事了，現在還在發抖呢，是誰家的老人？怎麼不照顧好呢？」我憋著一口氣，把話一次說完。

「喔！剛開敞蓬車過去就是她的獨生子，阿嬤就是被她逼瘋的啦！」立即接口的是個牙齒掉了一半的蠟臉老阿伯

「什麼意思？」我問

「阿公以前是我們這裡最大的地主，那個趙爾剛阿，是他們的獨生子，阿公死後阿嬤因為太過傷心也病倒了，趙爾剛就趁機席卷了家裡所有的財產，帶著老婆兒子連夜搬到高雄，還把生病中的阿嬤送到養老院去了。有夠天瘦的啦！阿嬤逃跑好幾次都被他在抓回去。去年，就起癩了。」一個白髮蒼蒼雙頰凹陷的老人氣憤的比手畫腳。

「現在許多養老院都辦的不錯，阿嬤為什麼不肯去呢？」我想住家附近那所整潔清幽的安養院

「少年仔，話不是這樣講啦，他是獨生子咧，他和太太又沒有上什麼班，而且阿公剛死，阿嬤又在病中，怎麼可以說送走就送走！」說話的是那個看起來福福泰泰的雜貨店老板娘

「還有呢，每次阿嬤偷跑回來他就報警來抓人……」這個臉上包著不禁的大繭還沒說完，一個看似弱智的少年結結巴巴的插嘴「他們會在警察面前一直哭、一直哭，說阿嬤不知道他們的孝順喔，我有看到，依個方臉的黑面漢子……」「好啦！狗仔，大人說話囡仔人少插嘴！」

一個方臉的黑面漢子，對那個較狗仔的男孩輕生斥到

「阿爸，我沒有黑白講，我真的有看到！」狗仔顯然對於自己的見聞非常堅持

「這個趙爾剛都不管阿嬤了嗎？」我真的很好奇。老太太動了一下，村民們立即上前，有的捏手，有的搥背，老闆娘則立刻拿出乾浴巾

「就是這樣咩！講起這個趙爾剛，還是個留學生呢，當初阿公阿嬤是賣了多少田地，才讓他不用打工，專心讀書！」老闆娘說到

「誰知道，喝了洋墨水，娶了華僑太太，觀念新了，竟然瞧不起咱們這些看著他長大的長輩。我有說他啦，家裡又不是沒錢，請個外勞照顧阿嬤也是可以的阿，阿嬤只是生病，又不是植物人，幹麻急急往外送？他喔！居然叫我少囉唆，叫我麥管別人家務事哩！喔——我家狗仔沒讀書，也不會這款哪！」方臉黑面漢子氣呼呼的說

「阿嬤真的有夠可憐，起癩之後兒子媳婦可落得輕鬆，從此以後就真的不必管她了。現在喔，都是我們這些老厝邊，這家拿一點，那家湊一點，讓阿嬤不至於噁死唷！」那個腐了一條腿的阿桑說

「他剛才不是有來嗎？不是來看阿嬤的嗎？」我問

「哪有可能！這是猴崽子一副欠揍的模樣，就是他養的那條狗也比伊強啦！他喔，是來撈錢的啦，趙家還有好幾塊畸零地還沒出手賣，阿公的老宅子也還在，

我看八成是來賣祖產的。」一個五十開外的婦人，一面洗著老鼠牌，一面皺著眉說

「對喔，他家的狗認識阿嬤嘍，看到阿嬤都會叫，很孝順呢，我也想買一隻來孝順我。」狗仔大力吸著留下的鼻涕，笑嘻嘻的言道

「你拿什麼買？我看你自己生一隻比較快啦！」說著、說著大夥兒笑開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專說著趙爾鋼的不是，雜貨店老板娘為了拭乾老太太一身濕漉，著時忙了一陣子

阿嬤悠悠發出幾聲噓聲，頭兒勾在藤椅的把手上，一動也不動，雖然醒了，卻是滿眼的頹喪與一臉的疲乏

「那猴崽子來了！」狗仔驚慌說到

大夥一聽，不免整齊劃一的朝向狗仔指的方向望去。正在注視間，趙爾剛已快步來到雜貨店門口，一言不發扶著老太太就要走，阿嬤手腳極力掙扎，口中不斷念念有詞：

「我不要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

看到老太太這等模樣，村民們生氣了，圍著趙爾剛就要搶人，他倒是眼明手快，背起阿嬤快步走了

我不理會眾人的喧鬧，要狗仔帶我到趙家去

趙宅是一幢頗堂皇的兩層樓房，我們毫無顧忌的進入門內

「趙先生，我是剛才在溪邊就起令堂的外地人，有幾句話是不是可以在此請叫？」

「摠，什麼事？」他的不耐煩明顯寫在臉上

「村子裡的人說，是您強迫把令堂送到老人院，導致老太太精神失常，這還真是遺憾。如果令堂對老人院的生活不適應，是不是可以在另尋其他方法做安置？現在嘛，老太太可能需要先就醫！」

「謝謝關心，將家母寄住在養老院我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夫婦經常不在家裡照顧難免疏忽。另一方面則是我認為這樣做對兩代都方便，這是觀念問題，歐美先進國家早就這樣做了…」

「是！是！因為國情不同，您是不是可以在重新考慮？現在令堂這個模樣，任何人看了都不忍…」想到阿嬤，我自然而然的這麼說

「我說了識觀念問題，老年人住老人院天經地義。有一天我兒子要我住養老院我也會欣然接受。家母不適應，是因為所受教育不多，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和思想，再加上村人從旁慫恿，情況才會惡化，說實話，這些村民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最後幾句話他說的充滿憤懣。

「在既成的事實下為什麼不好好溝通呢？一定能夠找出兩全其美的辦法，畢竟這裡不是歐美，三代同堂不好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阿嬤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相信不會給您帶來困擾的。」我仍不放棄

「母親是我的，該怎麼安排我自自有定見，想不想辦法那也是我們趙家的家務事，對不起我正在忙，沒別的事的話您請便…」說完，他睬也不睬的往後院走去，

口中還一面喊著「東尼！東尼！」

「走！他放狗咬人了！」狗仔大驚失色的就要往外跑

果然，一條獠牙睜目的虎頭犬跳將出來，嘴裡還汪！汪！汪吠不止，狗仔早一溜煙的衝了好遠，我也緊跟著奪門而出

淒慘的落敗竟在惡狗狂追情況下，越想越不甘心

狗仔用手肘撞了我一下

「陌生人，以後閒較多睡，閒事少管哪！」

避開他那揶揄調侃的眼神，狠狠吸了口氣，在幽幽吐出來

「你覺得那是閒事嗎？多殘酷的閒事阿！」

接著那輕嘆，只有我自己才聽得到，我無奈的甩甩頭，暮色越來越重——越來越重。心頭好似千斤重擔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趙爾剛有錯嗎？或許並沒有

阿嬤呢？果真因為無法接受新思想，結果害了自己？.....

在春風不再回來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條的那一天

那時間 天空裡沒有光照

只看見 黑蒙蒙氣氛圍繞

太陽、月亮、星星

沉寂了穹空

當一切標準被推翻

當一切價值被重估

母親，她的意義是什麼

當老人化社會迅速來臨的時候

類似阿嬤的故事又會在多少個家庭上演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的春天，忽然變的寒冷

【越南河粉扎肉包，思想起】 陳愛玲

不知道為什麼，跟越南朋友聊起美食，聊的總是圍繞在越南河粉、米皮春捲、越南方粽、圓粽，但我真正愛的，其實是「河粉扎肉包」。

「河粉」二字，挑動我敏感神經，突然在記憶中變的好鮮明。來台定居後，凡看見河粉的蹤跡，總會死心塌地的追求粉皮要跟大馬原鄉一樣薄裡透光，彷彿這樣才吃出思念的味道，我喜歡吃河粉，愛買河粉，但台灣河粉給我的連結記憶，卻老是少了一些些「感覺」，讓我對河粉死了心。

在大馬，華裔社會流傳著一個不成文的習俗，交往中的男女，在每次約會結束，送女生回家時，必然不會忘記買份宵夜賄賂未來的丈母娘，一來希望母者多放寬女生夜歸，二來宣示女生已經正式與某人交往。而這份宵夜正式炒河粉，也就是廣府人所謂的：「滑蛋河。」

「炒河粉」逐漸再我移動的記憶體中慢慢成塵封往事，原因就在於台灣河粉口感較厚實，而大馬原鄉的粉皮卻如幼兒臉龐般粉嫩、光澤剔透，想著…想著，瞬間我不覺墜落大馬原鄉的時空。習慣在午後徒步走到巷子攤，買份河粉解解饑。阿桑的炒河粉攤子常常門庭若市，她老人家老神在再依人數隨手抓起薄如棉紙的河粉與米粉連同溶入熟悉的豬油、黑抽、生抽，等隨著大蒜拌炒，一旁還伴著特製小風扇對著碳爐大肆揮舞，批拉啪啦火花四處流竄，鐵製炒鍋遇熱好比西班牙佛蘭明哥鬥牛舞。阿桑左手提鍋鏟，右手握大湯杓，時而在鐵鍋裡翻炒，撥鬆；時而把米粉河一著於躍於湯杓間，歇息。時而又瞬間把鍋氣一股腦的鎖在一起，最後輕鬆自然的翻身倒扣在盤子上，乾炒米河粉的香氣就在哪一團縫隙間飄散開來。

一直到十幾年後的某一天聽越南朋友提起，有道好吃的米食料理，是又米磨成漿，在炊成河粉皮，「用河粉皮做扎肉包？」我瞪大眼睛，從瞳眸間再度燃起光芒。為了尋找又薄又透的粿仔，可以做出越南的扎肉包又順便可以滿足大馬原鄉的炒河粉，我萌起協尋台灣粿仔之旅，最北的基隆、七堵、嘉義、關廟、美濃客家、里港等等，不惜走訪大大小小鄉鎮，嘗試許許多多版本的粿仔，最後終於在高雄縣大樹鄉的小市場裡找到郭老闆自製粿仔，薄如蟬翼、透如月光；因為有著堅持，郭老闆的粿仔自信得只要沾醬油就可以吃的「有感覺」。

顧名思義，「扎肉包」就是把內餡包裹起來的意思，從這位越南朋友的口述，我努力揣摩著他思鄉的愁。眯著眼，綴了一口點滴咖啡，他緩緩的說：「小時後難得可以炊米皮做札包，看見媽媽泡米就異常興奮，剝蝦殼取蝦肉去腸泥，再剁成細末，勾著細細尼龍繩肥瘦相間豬肉，常常被我邊玩邊晃著回家的場景，好像就發生在昨天」她說著說著突然發起呆來，眼前蝦醬剎時模糊了起來。

越難有人差「河粉皮」來敲醒我冬眠已久的企盼，場景又回到那一天大馬河粉桑乾炒米粉的攤口，只見她老人家一躍倒扣在平盤上後，轉身換了另一個鐵鍋，把炭火加碼火力全開，豬油與蒜末爆香後，抓了把小捲、蝦仁、叉燒肉片、

魚片及油菜，快炒中還不旺來個甩鍋拋香，試圖引誘飢腸轆轆犯罪，正當盤繞於海味情境，留戀不去之際，阿桑一把勺子沿著鐵鍋邊澆下高湯，頓時鍋氣四起，旋律瞬間從佛郎明哥變成老月琴，一股腦淋在米粉河上，打包後快速遞給我：「拍謝哦！給你等甲久。」

「哀呀！我想起來了，在越南的娘家就是有門字型的古老灶」冷不防，越南有人又蹦出驚人之語，中途攔截我在大馬的思鄉味覺。

「難道是使用柴火炊粉皮嗎？」

「中間還有長長的煙囪，媽媽磨米漿，我負責燒柴生火，家裡翻箱找來熬湯的中型鍋倒扣變成平底鍋，在鋪上炊布，一杓米漿緩緩的畫著圈圈，不一會薄薄的米皮就晶瑩剔透了起來，就好像港式飲茶的蝦仁腸粉皮啦！」

哇！用倒扣鍋也能蒸粉皮喔，我心裡暗忖著：這位越南媽媽媲美印象派大師塞尚的「圓」主義，厲害的是媽媽只需要杓子，就可以打遍天下。

因為戀著河粉皮，我開始在越南飲食文化發表會中，嘗試做河粉扎肉包，把原先的蝦米拌入紅蘿蔔、香菇、木耳、洋蔥、香菜等拌炒，再用郭老闆的河粉皮裹上這些肉餡，再次入鍋蒸熱，吃的時候辦著越南扎肉，泡軟沏細末的開陽，以增加鮮味，在佐以炸酥的蔥及蔥油脂，灑下最後翠綠色的蔥花，最後當然要沾上魚露檸檬唐調製而成的沾醬，一口吃在嘴裡，我想像越南友人自家田裡耕作的米香，媽媽手裡蒸粉皮的溫暖，以及他家裡哪灶度烈火的清脆銳耳，越南蔚藍的天輕撫雲絮，霎時，我的味與我的心，同步與大馬的炒河粉纏纏綿綿起來。

【珍惜人身】 廖麗苓

日前，有位知名政界人物的女兒，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其母親在悲傷之餘，仍不忘呼籲世上身為兒女的每一個人，不要再以這類事件來傷害自己的父母。椎心之痛，何其沉重與傷悲。在現今高度發展的社會中，竟有為數不少的人們選擇了自殺這條不歸路。平日攤開報紙，打開電視機、收音機，所聽到的、所看到的，盡是此類負面訊息。每當觸及此類新聞，不免會讓人扼腕嘆息、心痛不已。孝經中，孔子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這些選擇自我傷害者，不僅遺忘了該愛惜自己寶貴的人身，也忘卻了父母生育、養育、教育之彌山恩惠。

回顧我們的童年，父母全心全意看顧我們，深怕有個疏失，導致身體受到傷害，影響了我們的未來；也擔心我們吃得少，身體無法正常發展。煩惱我們的身體不夠強健，還帶著我們運動。青少年時，身為兒女的我們任性而為、隨意而行，行事全憑個人好惡，才不管所做之事合不合宜，把父母師長的苦心規勸拋諸腦後。喝高糖飲料、吃高熱量垃圾食品、看過多的電視、聆聽高分貝重音樂、甚至熬夜通宵沉迷線上遊戲、等等諸事，只要自己喜歡，又有何不可。然而，這每一件、每一樁，無一不在摧殘自身的健康。成年之後，我們更肆無忌憚的毀壞自己的身體。只要是工作上不順心時，便以大量煙酒相伴，麻痺自己。或者、瘋狂刷卡購物，來滿足那虛無的欲望，卻忘記了卡債償還的現實問題。背負了債務，也不自我反思、竭盡所能來解決債務問題，反而美其名，以不想讓家人背負巨額債務為由，自私地迫使家人跟著自己燒炭自殺。當情感遭受挫折時，便吞服安眠藥、跳樓，藉自殺方式來懲罰對方；甚至，不惜玉石俱毀，結束了兩方寶貴的生命。

人身從何而來嗎？你珍惜過你的人身嗎？我相信有緣接觸此篇文章的各位一定對我嗤之以鼻，而心中也不免會嘀咕著：「就連小學生都會回答這些問題，詢問這種淺顯易答的問題，會不會有辱個人智慧啊！」。是的，這些並不是高深難答的問題。然而，越是淺顯易懂的道理，則越容易讓人忽略不察；越發平常的周遭事物，就越讓人視而不見。世間上有許許多多的事物，接觸久了之後，就給人「理所當然」的錯覺。正如同，入鮑魚之肆，久聞而不知其臭；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那些車水馬龍中的繁忙過客，又何嘗會有心思注意到那路旁清新脫俗小花呢？

人身，顧名思義即為人的身體。而這身體即是由父母精卵所凝聚而成，經母親體內孕育而出，再經由歲月的累積，延展出身、心、靈的境界。佛教經卷曾記載：「人身難得，如優曇花。輪迴六道，需經過千百劫才能爭得人身。」又有寓言記述，在汪洋中有一無量壽之盲眼海龜，每一百年才會將頭伸出海面。若要此盲眼海龜巧遇隨波浮沉的漂流木，其機會真是微乎其微，更遑論想碰到漂流木上僅有的小孔。人身難得，正有如盲龜碰到木孔的譬喻一般。「人身」既如此難得，實是彌足珍貴，應該好好地珍惜愛護。倘若，有了難得的身軀，卻任憑敗壞，使

之千瘡百孔，有如殘簷破壁般，居住其間的人，則又有何樂可言？因此，要如何來照顧自己得來不易的身體呢？是餵予精緻飲食、使用名牌精品、穿著絲綢霓裳嗎？不是的，珍惜己身並不是代表溺愛己身。

既是人身，就會面臨生、老、病、苦等問題，也會遇到人世間各類失意挫折。因而，珍惜人身的首要工作，則是安頓好自己的「心」，亦即是自己的心理、或思維。舉凡碰到挫折、失意之時，要勇敢面對它，再想辦法轉變它。把失意作為成就美好生命的試煉石，將挫折當作通往完整人生的成長禮。吾非聖人，皆有七情與六慾。但是，在面對失意痛苦時，請往四處看看，比我們更失意之人則大有人在。當我們羨慕他人富貴之時，更應感恩自己仍可自在地生活。當埋怨被生活壓得透不氣時，應要感激自己尚可自由呼吸，比起那些躺在病床上，靠著呼吸器過活的病人，自己則是幸福百千倍。要以正向的心情，來看待每一次的痛苦與磨難。只有走過這些磨難的路程，人生才會更豁達、更開朗。聖嚴師父曾訓勉：「凡事心安，就有平安。」心若安定，就不會被閻浮提內、生死道中之諸多事物所細綁束縛。

其次，是有關人身的養護問題。佛經有云，人身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成。換言之，人身就有如是地球的小縮影。如今，地球環境正急速的惡化，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已將牲畜飼養，列為導致全球暖化的最大因素。因此，改變飲食方式，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目前，環保人士正竭力倡導素食概念，以達到環保地球、珍愛地球的目標。人身環保亦是如此。無論我們是身體強健，或是殘破損毀，只要能下決心改變，就永不嫌晚。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捨棄一切為害人身的「屠刀」，即入安康體健之清涼「佛地」。因此，可以選擇吃素的時候，就不食肉。可以選擇不開車時，便騎腳踏車、或走路，並多使用公共運輸工具。選擇戒掉菸酒、及一切有害身體的物質。正常作息，適時運動。經由這些選擇，即可使身體獲得舒緩休息。總之，稍加改變當下的生活型態，選擇那對身體有益的事物，即便是有如惡劣環境般的人身，亦能有美好的未來。

再來，是「靈性」的提昇。有了健康的身體，安頓好自身的內心，接著是「靈性」的增長。聖經教導人們要「積贖財寶在天上」，亦即施捨，給有需要的人。只要自己的雙手仍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辭，當應伸向那急需幫助的人。然而，布施積善應不著念、不住相，不執著於那有所得、有所回報，譬如，台東賣菜阿婆陳樹菊女士，實為最佳寫照。人人若本著「能得回報」之心來布施助人，這樣一來，就如同是買賣器物一般，是一種交換行為，不能稱為助人。唯有無我的奉獻，竭盡所能地為人拔除痛苦，方能稱作真布施、真助人。除了有形、無形的行善助人之外，還要安心不生。聖經箴言有云：「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保守自心，也就是所謂的「靈性」修行。只要能保守自心清淨，亦即是提昇靈性。六祖慧能曾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佛家強調「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倘若，心中浮動不安，身在外桃源中也會煩躁不已；若心中安定自在，處於火宅中也覺清涼無礙。其實，我們

的心本自清淨，本無動搖。雖然，我們的心會因一時為外界濁塵所蒙蔽，然而，這些五色紅塵卻絲毫不能撼動它的圓潤無暇。如果，我們能讓自心這顆明珠「塵盡光生」，定能「照破山河萬朵」，增長出真智慧來。因此，要能還我本來真心，隨時保有一個安寧、平靜、自在的心，不生妄心，則一切煩惱苦悶，一切失意恐怖，皆化作無有，這就能到達所謂「極樂淨土」的境界了。

人生在世，如同一只路燈燈泡，我們可以選擇盡力發光，照亮往來行人；也可以選擇黯淡無光，一無是處。在這短短的數十寒暑，我們可以選擇好好地運用自己的寶貴人身與人生，努力活出生命的光輝；也可以選擇逃避問題，一死了之，如同那些燒炭自殺、自我傷害的人們一樣。也或許，你我心中都存有一個觀念，一個錯誤的觀念，那就是，身體是自己的，自己愛怎麼去對待它，誰也管不著。當知，懂得愛惜自己的身體，便已經報答了父母的生、養之恩惠。能夠為人在世，皆是無上緣分。因此要懂得惜福、造福；要清潔良善、保守自身、切勿迷失。也唯有如此，才有美滿、燦爛的人生。只要能一心堅持下去，勇敢地面對問題、解決困難，一切的苦難，終究會隨風而逝、消失無形。切莫因為自己一時的輕生心念，而造成周遭親人心中永遠的痛，使得整個家庭陷入痛苦的深淵。更甚的是，因為自己一時的衝動，得付出許多社會成本、耗費大眾資源，拖累無辜的旁人。不要猶豫，選擇心存正念、活出光采的遙控器，正握在自己的手中。讓我們學會珍惜自己的人身與人生，這也就不枉生為人身在世了！

【我是隻會說話的啞金魚】 劉純欣

我是一隻金魚，一隻快樂的金魚，一隻快樂的伴著他的金魚。

去年九月中，她把我從夜市裡帶回家，每天會和我說話，每週會幫我換水，每月會帶我去旅行，除了她上學的日子以外，我跟他可以說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我是一隻金魚，一隻貼心的金魚，一隻貼心陪著她的金魚。

她高興時，我會活躍的游動來表達我的開心；她悲傷時，我會緩慢的游動來表達我的難過，當我這麼做，她總會苦笑對我說：「還是你最貼心了。」

我是一隻金魚，一隻安靜的金魚，一隻安靜聽著她的金魚。

她什麼話都會對我說，即使一句話也不能回她；我什麼話都會對他說，即使他一句話也聽不懂，但我們依然對彼此說著得不到回應的話。

其實和她相處這幾個月下來，我對她的感覺已從喜歡變成愛，只可惜她不會懂，就算懂了她也不會接受，因為她是人，而我只是一隻金魚……。有一天，她開開心心的跑到我面前，告訴我他戀愛了，聽到的此刻我替她高興，但下一秒我卻感到自己的心很痛。我以為我很了解她，懂她愛吃什麼，討厭吃什麼；懂她喜歡什麼偶像，不喜歡什麼藝人；懂她適合穿什麼衣服，不適合穿什麼衣服。我太天真，以為知道這些就是懂她，現在才知道，我最該懂卻是最不懂得，就是她的心。

我是一隻金魚，一隻無奈的金魚，一隻無奈的看著她的金魚。

自從他戀愛後，我和她相處的時間明顯縮短了，她和我說的話題也都只停留在那個男生身上，她越說越起勁，但我卻越聽心情越走下坡。我試著不去聆聽他說的話，開始緩慢的游動，但當我發現她發現我的怪異後，我心裡又會想：「畢竟她什麼都不懂。」接著而來的又是一股莫名的自責感。現在除了陪她開心，我什麼也不能做

有時候很埋怨自己為什麼不是人而是隻金魚？如果我是個人，我就可以說他聽得懂得語言，她就可以瞭解我的心意，我也不會像現在一樣，只能活在這微小的魚缸裡，望著外面那廣大的世界，還有他那令人稱羨又忌妒的愛情。

我是一隻金魚，一隻孤單的金魚，一隻孤單等著她的金魚。

她和他交往已數個月了，由於時間的關係，我早已經習慣了她總是說著同樣的話題一直說，我也已經明白了假日他不在家就是跑出去約會，更已經接受現在她的心理，那個男生比我還重要的事實。自從他心裡有別人後，雖然我不在取在誇口說我有多麼懂她，但我可以保證，我對她的關心絲毫沒有改變過，對她的在乎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今天我睡醒後，她已經出門去上學了，來不及看見她一眼，我突然莫名的想念她，一整天我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期盼他的放學時間快點到，但可能時間想跟我開玩笑，她出門倒的飼料，和媽媽倒的第二、三次飼料，都已從水面沉到水底了，離她放學的時間仍然還有兩個小時，就在不知不覺中，魚缸裡的水也因飼料

泡太久而混濁了，此刻的我，心情沮喪到了極點，眼前的視線越來越模糊，我想……我流淚了。

千盼萬盼，我心心念念的她終於進到房間，但她臉上沒有半分的笑容，眼睛還腫腫的，她怎麼了嗎？今天的她看起來特別怪異，不但沒和我打招呼，也沒換掉學校的制服，就將臉埋進枕頭，在伸手關掉照亮房間的燈，燈熄滅的剎那，我發現今天的期盼都撲了個空。直到深夜，我一直都沒有闔眼。忽然間她開了燈，看見我還沒睡，彷彿找到了海上的燈塔，批哩啪拉的對我哭訴了一堆，原來她和男朋友吵架了，原因我聽的不是很清楚，但他憔悴的面容讓我心疼極了！

時間不知過了多久，她也不知道說了多少，心情看起來卻還是一樣糟，而我的憂心也越來越重……。然而她卻以為我什麼都不懂，用無奈的口氣對我說道：「跟你說也只是對牛彈琴，你根本就聽不懂我的語言，也不知道什麼是愛情，更不能體會我現在的感受！」她話一說完，就起身奔進了浴室，留我在這孤單的看她離去的背影，聽她悲傷的哭泣聲，無能為力的我還是無能為力……。

我是一隻金魚，一隻想說話的金魚，一隻想跟你說話的金魚。

「如果我是個人，我會像他一樣保護你；如果我不能像他一樣保護你但我能說話，我會告訴你我有多愛你；如果我不能用言語訴說我對你的心意，我會拿比寫信給你；如果我的書信表達的不夠明確，我會用行動證明給你看。只可惜……我終究還是一隻金魚，不能保護你、不能開口跟你說我愛你、不能拿筆寫信給你更不能離開水去行動。親愛的，我知道你的快樂、知道你的難過；我知道你的甜蜜、知道你的焦慮，當然我也知道——你不懂我的心。但我也不會怪你，因為你有遼闊的世界，而我卻永遠只能待在水裡。今天你對我說了那些話，其實我的心痛死了。我可以活躍的游動告訴你我的快樂，我也可以緩慢的游動告訴你我的難過，可是我卻不懂得如何表達我的愛和痛苦，所以現在我只能將他們埋在我心底最深處的地方。請你相信我，我一心希望你能快樂，不管多少的祝福我都能給。既然你的心已有所屬，那我的感覺是什麼也不再重要，我會藏在心裡永遠不再提起，只要你記得，你的快樂可以不用跟我分享，但你的悲傷我一定會洗耳恭聽。」

她和他好了，我只願相信我是快樂的，或許是我膽小，怕自己難過稍微多一點，對她的愛就會更深一點，所以我選擇了壓抑自己的感受，堅信著不想太多就會沒事的信念。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自從那天之後，我不曾看見她臉上露出任何憂傷，她的嘴角也總是微微上揚，看得出來，她過得十分幸福。他依然什麼話都會跟我說，而且好像我具具都聽的懂似的……。她變美了，好美好美。

我不再奢望哪一天她會懂我的心，也不在祈禱哪一天老天會眷顧我，更不再妄想我能變成一個人類。我說服我自己，「默默」也是一種心靈的寄託，哪怕心會痛。

我是一隻金魚，啞金魚，我是隻會說話的啞金魚。

我的飲食記憶-紅龜粿 【莊玉華】

猶記起小時候，當家中有喜事或年節祭拜時，女眷們即會聚集為做粿而忙碌，其中紅龜粿讓我印象深刻。

記得媽媽都會分配工作，有人浸泡糯米、有人準備香蕉葉，而我年紀最小，通常都是蹲坐在大水盆旁無奈的洗著香蕉葉，一邊洗，一邊看著阿媽、媽媽、親友們談笑的聊著天，而我洗得手都皺了也洗不完。當泡了水的糯米在阿媽熟稔鑑定下，再度吆喝，阿媽和媽媽輪流推動著石磨木桿，而我則踏上椅子準確的將糯米一匙匙放進石磨內的小孔，轉動的石磨，嘩啦啦的流出米漿水至石磨下方的大水桶，姐姐也忙碌著更換水桶，好讓我們可以順利不停歇的重覆動作。忙完磨米工作後，通常由阿媽撐起棉布袋再由媽媽將水桶內的米漿水倒入布袋後，一包包的水袋放上長長的木椅上，用著重重的石頭壓上，就會看到水不斷的由布袋四方噴擠出，一段時間後，鬆軟的米粉就會出現，此時，忙碌的工作又得來臨。媽媽會拿一小部份的米粉用滾水煮成黏稠狀，再放入米粉中加入紅紅的紅花染慢慢的揉成濕潤適中的粿後，分割小塊，一一捏成型後包入紅豆餡，而姐姐則負責將大人包好的粿放入木頭模型內壓平，然後倒入我抹了油的香蕉葉上，橢圓型佈滿美麗圖案的紅龜粿就出現了，而我會將香蕉葉順著紅龜粿剪成大約的形狀，小心的一片片放入蒸籠內，真是迫不急待想快點蒸熟啊！

看顧灶火的我望著那熊熊的烈火，常會想著，阿媽說我有幫忙、很乖，所以會給我二片紅龜粿，哥哥他們都沒幫忙，只有一片，所以我會努力的添加柴火，希望它快一點蒸熟。當阿媽打開蒸籠的那一剎那，廚房瞬間會佈滿著溫暖的煙霧，在那煙霧中瀰漫著有香蕉葉、紅豆沙、還有粿的香氣，我會大大的吸足飽飽的一口氣，它讓我感到溫暖和幸福。

然而，儘管期待快點蒸熟的紅龜粿真的熟了，也只能望著長輩們小心翼翼的從中選出最完美的，放上廚櫃的最高處，並交代著孩子們不准碰觸，因為那些是用來敬拜神明和祖先的。另外一部份則心疼的看著父母東送鄰家西送親友的，最後才會輪到我們，而剩下來的大多是有所瑕疵或不是那麼美麗的紅龜粿，但……一切仍不減美味和滿足。

現在的我，無論在何處，只要看到紅龜粿，仍會不禁的微笑著買來和先生、小孩分享，雖然他們的表情常讓我孤單，而且現在粿的顏色也沒有以前的艷麗，只有淡淡的粉紅，但仍不減我對它的喜愛，因為它有著我童年的回憶，還有著對長輩的懷念和感謝。

食慾之夏 【方冠媛】

我想要把夏天，一口吃下去。
用水晶餃的餃皮，就這麼包裹著吞進肚。

熱氣留在餃皮，請加點攝氏三十度的高溫；
清涼請包在裡面，再給我點冷氣房的人工冷風。

張口一咬，熱在外、內透涼。
我像是在吃，包裹著夏天氣息的、豔陽中的冷氣房。

不夠、還不夠唷！
真正想吃的，才不是這樣刺激的嗆味哇沙米口味之夏啦！

『滴答、滴答』

啊，下起了小小的雨，一會兒就停的小雨。

『轟隆——』的炸雷，是在名為午後雷陣雨的油鍋、炸著些什麼呢？

等待著、等待著，手指在窗沿輕巧的敲擊，磨著牙等待。

『咕嘟——』的吞著口水，渴望的看著越下越小的雨。

窗內的少女露出一臉的饞，看著逐漸放晴的天空。

啊啊——想吃的——就是這樣的夏天啊……

這美味又柔軟的夏日之詩。

『咕嚕——』

母親的風箏【廖麗苓】

牽引，

孩子咿呀踉蹌舉步，啪搭踢踏，一左一右；

母親含笑彎身前導，雙手攜扶，耐心引領。

放飛，

孩子緊偎熟悉身懷，窸窣啜泣，一吸一頓；

母親俯握稚嫩小手，輕語安慰，慈愛陪同。

飄升，

孩子心繫天際山嵐，飛入奔出，鮮少停駐；

母親喊住逐風身影，問暖噓寒，百千叮嚀。

交纏，

孩子坐擁新婚妻子，笑顏微醺，幸福流露；

母親手撫泛黃相冊，花眼凝視，孤寂蔓生。

割捨，

剪去臍帶的孩子，追夢前行，

扯斷棉線的風箏，隨風遠去；

母親只有選擇 放手 目送。

Like an Angel【逢慕天】

帶我走 帶我離開這眼淚和心碎的暴風
帶我走 走出這黑暗的渡口

曾經依戀的所有 轉瞬微風
如同塵世 終將歸為無有
如同思念 終將再次落空

愛 曾經是不被原諒的罪
誰能因愛被諒解？

背負著沉重的十架 卻無人陪我走到最後
各各他不是我最後的旅程 但葡萄園卻讓我哭了

母親 請別為我哭泣
(看看你的女兒 她行走在榮耀的道路上)

你說我要忍耐像你 世人卻已容不下我
就像先知 在自己家裡 被驅逐

再也
沒有了
更多的藉口

再也不用 承受 批判和搏鬥
你說你要帶我走 像以諾
你說 你會在最後 等我
Like an Angel

以諾與 神同行， 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創世記第五章 24 節

女子與紅外衣【林玉貴】

誰的紅外衣

雙臂環繞 滿是安全感

誰的紅外衣

包覆愛戀氛圍 充滿熱情

是誰的紅外衣 輕盈擺動

一日復一日

紅外衣的倩影

依然在 在失物招領中心…

有天 女子淚流滿面的到來

轉眼間 紅外衣 披在女子的肩

女子與紅外衣

霎那 幻化成紅豆之樹

一顆顆的掉落

此物最相思 南方有聲道著

那紅外衣 有聲的你 為我披上…